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靖修 博士

製作「織羅之羽-Ciopihay」民族誌影片技術報告



研究生:林光亮 撰
中華民國一零九年十月

國立臺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班：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本班 林光亮 君

所提之論文 製作「織羅之羽-Ciopihay」民族誌影片技術報告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林文珍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蔣政良

林靖修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2020 年 08 月 06 日

國立臺東大學

附註：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名後，分別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存查。

國立臺東大學 學位論文授權書

重要事項說明：依著作權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本校圖書資訊館就紙本學位論文之閱覽服務依前開規定，採公開閱覽為原則。如論文涉及專利申請、投稿論文、機密或其他法定事由，需延後公開紙本論文者，請另行填寫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申請書得自本館網站下載)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系(所)

組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取得 (☒ 碩士 ☐ 博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製作「織羅之羽-Ciopihay」民族誌影片技術報告

- 一、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上列 ☒ 學位論文 ☐ 書面報告 ☐ 技術報告 ☐ 專業實務報告) 之電子全文(含書目、摘要、圖檔、影音資料、附件等)，依著作權法規定，非專屬、無償授權予下列單位得重製、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單位	公開上網時程
本人畢業學校	(依據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延後公開上網時程，至多以三年為原則)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國家圖書館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 不同意公開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資訊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 不同意公開

- 二、本人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資訊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同意授權。

學 號：10400403 (務必填寫)

研究生簽名：林光亮 (親筆正楷)

指導教授簽名：林清 (親筆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2 日

本授權書(得自本校圖書資訊館網站下載)請以黑筆填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謝誌

本篇技術報告能夠完成，首先要非常感謝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提供前期研究，也要非常感謝織羅部落族人對於我的支持，從本人大學起開始記錄織羅部落，一點一滴的將織羅部落的精華呈現在紀錄片之中，也對部落的年齡階級有了新的期盼，雖然回到部落的這個過程難免都有摩擦，也感謝部落的 *kaka* 還有 *safa* 能夠接受這樣偏執的我，當然《織羅之羽-*ciopihay*》的拍攝完成，並不代表結束了我們部落的拍攝，而是在部落裡展開了不同的契機，並且從自我瞭解、自我反省開始，也期盼部落會有更多的青年回到自己的故鄉，接納不同的聲音，用不同的形式為部落注入新的力量。

另外，能夠拍攝這樣的紀錄片也完成技術報告要先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第一個是讓我引進紀錄片大門的蔡政良老師，從紀錄片通識這堂課，教導學生開始使用攝影機去看這個世界，同時也學會永不一樣的角度看見社會的角落，能夠有更多的關懷在我們的社會周遭，另外一個就是我的指導老師林靖修，碩一時就有感覺老師能夠嚴厲的督導學生，雖然學生還是非常調皮，給您跟蔡老師很多的麻煩，啤酒罐的故事也能夠一直流傳在我們南島所上。

而《織羅之羽-*ciopihay*》能夠完成最大的原因還是靖修老師的開導，讓人類學的眼睛藉由我的鏡頭呈現了需要被這個社會上聽到的聲音，未來我也還會持續下去，而本篇技術報告以及本片紀錄片的完成，還有非常多的朋友及師長的協助下才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尤其是南島碩班的老師們葉老師、譚老師、total 老師、蔣斌老師，以及學長姐 Daoang、資洲哥、志博哥、華丹、蘇蘇……等，同學思安、uhay、秀慧……等等，校外老師有林文玲、葉秀燕、楊士範……等等，在南島碩班中受到了大家的眷顧，也期盼我們南島碩班日益茁壯，培養出更多厲害的人才。

製作「織羅之羽-Ciopihay」民族誌影片技術報告

作者：林光亮

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摘要

本論文以民族誌紀錄片為主，技術報告為輔，片名：「織羅之羽-Ciopihay」。耆老口述著，「羽冠」，是象徵部落裡最新一批經過考驗，能在部落發生狀況時，願意在第一線守護部落的勇士、成為人的標誌。這是一部講述織羅部落成為 *tamdaw* 的故事。本部影片訴說當織羅的族人面臨時代變遷時，成為人的條件不再相同，耆老們看著各種環繞社會與文化的改變，他們體認到過去熟悉的環境不復存在、部落青年不復以往投入公共事務和祭典儀式，而他們卻日益凋零。藉由民族誌影片的拍攝，本部影片將描述孕育族人的土地在殖民的制度烙下了歷史痕跡和族人如何面對各種當代的紛爭，試著從三代不同的角度闡述當代織羅部落阿美族人的經過、和奮戰的點滴。

關鍵字:流變、阿美族年齡組織、民族誌影片

Technical report on ethnographic film production of " The Feather Headdress of Ceroh-Ciopihay"

Author: LIN,KUA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Indigenous elders, the process of standing up for tests to win the qualification to wear the feather headdress is a symbol of becoming a man (Tamdaw) for the Pangcah people of Taiwan. The process of qualification has changed over time in recent days due to the lost of traditional environment and lifestyle. The scars made by colonization and lost of lands and power still hurt the heart of Pangcah people. This film reveals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Pangcah people as a way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nd as a mean to examine this issue that Pangcah people face in this modern time.

Key words:Transformation, Age Organization, ethnographic film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 用自身的角度記錄部落的故事	1
第二節 影像的紀錄和時間軸上的反省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3
第二章、主題闡述與前期製作	6
第一節 在資本主義下年齡階級所受到的衝擊	6
第二節 部落被殖民的傷	8
第三節 變的錯，都市與部落	9
第四節 部落背景	10
第三章、《織羅之羽-ciopihay》拍攝規劃與製作	19
第一節 拍攝大綱	19
第二節 表現手法	21
第四章、《織羅之羽-ciopihay》後製剪輯敘述	25
第五章、《織羅之羽-ciopihay》修幅放映探討	35
第一節 時間軸上與自己部落的看見	35
第二節 當部落與部落之間的看見	37
第三節 當我們成為什麼「人」的看見	38
第六章、結論	41
參考書目	42
影片部分：	43
附錄一	44
附錄二	51
紀錄片計畫執行事件與成果	51
一、 拍攝期事件盤點	51
二、 宣傳放映	52

三、	拍攝計畫各項工作檢核.....	54
----	-----------------	----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用自身的角度記錄部落的故事

本篇技術報告即為筆者的生命故事，與織羅當代發生的事件逐一將其拍攝為民族誌紀錄片，以此從自身經驗出發，透過自我審視與觀察貫串本民族誌影片，如同胡台麗在《台灣原住民民族誌》（2012）提到：「原住民導演在掌握拍攝與剪輯權後，可以更直接而有效地在生活場域為族群的權益發聲、為文化的復振努力」，依此目標不斷地持續記錄織羅部落所發生的故事。

織羅部落的族人，許多和筆者同年紀的 *sela*¹，中學時期就離開了部落，每當八月份的 *Ilisin*(年祭) 祭典開始時，參與的氛圍與部落中的同輩相比就如同有著部落身分的局外人。直到升上 *ciopihay*（阿美族語，戴羽冠的階級），因同年齡階層的 *sela* 沒有回到部落，筆者順而承接了級長的位置，才意識到青年離散已嚴重影響部落秩序。因為接了級長的職位，使得筆者必須更專注地學習織羅的文化，幾番的磨合與練習，面對了許多挫折，希望自己能夠擔下這個責任，適應著如何扛下並肩負這傳承的使命，也是筆者認知到這樣的努力是一種阿美族青年面對文化流失的反轉，也認知到這樣沈重的責任其實是一種部落長期面對文化流失和社會制度逐漸瓦解的深沈抵抗。當筆者拿起傳統刀面對自然環境的挑戰時，才發現不只是能力不足的問題，是身為部落的一份子，卻進入了一個應熟知的陌生世界，站在世代與世代間的隔閡而無所適從，總在十字路口徘徊。

過去族人長期在國民教育中所學的知識，幾乎無法在阿美族傳統文化的環境下使用。在織羅部落文化知識系統的脈絡中，我不禁懷疑自己能否循著長輩給的指示來勝任這級長的位子。身為 *ciopihay*，對於 *mato'asay*（阿美族耆老之意）羽冠傳統的施作方式，在織羅部落的精神之中銜接了過去與現在。說明老人家看到的變以前，須知悉從前阿美族的傳統社會中，以 *loma*(家) 為部落最小群組的單位，到制度面的年齡階層 *adawang*（男子聚會所）的實行，服裝、配飾必須因著年齡階層的晉級而有所分別。

¹ 阿美族年齡階級的代稱。

羽冠一是阿美族青年於成年禮前，必須通過各項祭儀並學習嚴格的生活技能訓練後，由父兄等長輩為其配帶上，做為進入成年階級的表徵。早年製作羽冠上所選用的羽毛，依據 *mato'asay* 的口述，這是山林間的特有鳥類，名為 *talalapat* 的鳥，尾羽長且華麗，取其較長一羽作為該階級象徵物的表徵，遺憾的這種鳥類和牠原生的棲息地，在時代的進程中已逐漸消失在族人的生活範圍，從樣式改變外，羽冠的獲得方式也產生了巨變。傳統羽冠的製程關係著整個阿美族是如何熟悉鳥類的棲息地，如何獵獲鳥類的技能與環境智慧、整理羽毛的傳統知識以及製作羽冠的結構與視覺美感，在 *mato'asay* 的生命經驗中是如何面對？

從人類學的視野去解讀 *mato'asay* 陳述當代青年晉階為 *ciopihay*，所獲取羽冠的同時，長輩經常忍不住叨唸「都是變的錯的」，這句話的語法看似不通順，卻透露著部落老人家在適應社會時，無法接受當代青年的轉變或離開。這是筆者在拍攝關於羽冠有關的紀錄裡，一對阿美族老夫婦用他們不熟悉的中文，卻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他們過去和現在的不一樣，耆老看見世界的「變」，和我們所背負的「債」。

第二節 影像的紀錄和時間軸上的反省

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落差」，對於同部落²的人們來說，不單是世代間的文化差異，而是時間中不同世代在面對文化衝擊所影響的認知，筆者只用文字的紀錄無法交代這種「落差」，必須要和族人共同審視這樣的「鉅變」，當文化「流失」³的速度不及於復振的力道時，至少影像留有保存當下時空的能力，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建檔（documentation）。身為部落的族人，希望採取更直接的方式，尤知影像的力量能夠觸動族人的省思空間，催促筆者嘗試藉著拍攝自己部落的紀錄片，希望影片不僅是完整記錄下文化祭典，並要從影像紀錄中銜接過去與未來，如同從人類學的視角和自己的生命經驗下，拍攝老、

² 這邊的「部落」，不僅止於生活在當地的族人，還包含認同織羅部落文化載體的人們，例如：旅北族人。

³ 這裡的流失不單是指傳統儀式的消逝，更多的流失是指已無法透過其他形式將其文化有轉化或延續的可能。

中、青三代對於成為人、和羽冠身分之間的關係和映照，並且計畫在本部落中放映。在時間軸上試圖揭開三代人們的藩籬，以及我們所共同面對困境，就如同林文玲提到：「原住民影像工作者從視覺媒介的角度...至少會面對兩種類型的訊息傳遞對象：一是不同文化的社會團體，另一是自身社會中不同世代之間的文化」（林文玲 2005:88）。筆者所拍攝《織羅之羽》的角度正是林文玲所揭示的後者，並且在認同的義務上，有其必要性進行在「局內人」之間影像上的「轉譯」和「再現」。

有志於復振部落文化的青年人們其實也同筆者狀況正面臨文化流失的問題，不得不思索，時下新生代的原住民族，尤以本紀錄片技術報告所針對織羅部落的文化知識系統，改變了多少，若從不同世代去觀看這樣的改變又流失了多少？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何以民族誌紀錄片的方向拍攝

1. 藉影像中的歷史軸線進行世代的對話

本紀錄片藉著不同的世代對應著當前不同的困難，並闡述在不同時代的族人在成為人-*ciopihay* 的路徑中出現的問題，透過紀錄片拍攝及放映的方式，診斷出各個年代的癥結，試圖讓世代之間的藩籬解開。

2. 復振部落文化，試圖重燃 *adawang* 的火苗

筆者本身也在探討如何將 *adawang* 的 *paro* 重新點燃，讓散居在外的青年能被爐灶的炊煙和故事吸引，回到部落，重回部落文化的懷抱。另一方面，筆者透過影片拍攝的方式，紀錄 *adawang* 在耆老記憶中如何營塑出 *pangch*-人的樣態。

希望透過關注來瞭解 *adawang* 對部落的重要性，如何再把 *adawang* 裡人們圍著的火點著，讓部落的青年重新圍在火的周圍，這是筆者未來在遠程中最想

要做的目標。雖然傳統核心的 *adawang* 建築物形體已不復在，但至少先學習並運用自身特別的身分，活化現有的 *adawang*，並融合傳統的年齡組織，將知識結合行動來實踐在自己的部落，讓更多的青年回鄉，「部落有更多的年輕人，這塊土地的土壤才會肥沃」。

二、研究設計

因筆者身分特殊，不僅是當地族人，也是當時 *ciopihay* 的階級長，筆者的專長為影像紀錄，能透過紀錄片的拍攝方式，紀錄織羅部落的羽冠，借此專長的特性維持一定的客觀狀態，當脫離研究現場時，還能透過影片來加以分析，期盼往更全貌的方向去處理織羅部落的現象。再者，因為筆者為在地人，所以更著重在參與觀察的部分。然而，在部落所發生的事件，也會納入本技術報告的計畫之中。

三、紀錄片中的參與觀察

織羅部落在每年的三月到六月會有青年密集的訓練龍舟，另外八月也有青年回鄉參與 *ilisin*(豐年祭)，因此，筆者將針對兩段時間分別用兩個方向進行，其一，筆者本身在織羅部落位置作為觀察的一部分，*ciopihay* 每四年會換一批部落的心血來擔任。筆者利用自己於 *ciopihay* 階級的角度深入探索每一層曾待過此年齡階級的，從歷史的脈絡勾勒出 *mato'asay* 對於傳統的樣貌。其二，龍舟運動使部落的青年回鄉這件事情使筆者必須參與其中，將龍舟運動的聚合的情形探究年齡階級在此發揮的程度，觀察織羅部落族人對於河域的使用情形，也觀察年齡階級如何在這項運動的展現，藉由兩個方向進行筆者的研究。

四、影像如何拍成

筆者透過紀錄片的拍攝手法，用自己在部落的角色和位置中，研究對象能進行更深一層的訪談，將其時間與空間並與當時的事件記錄下來，以便作為研究材料的一部分。而紀錄片的拍攝與呈現具有一定客觀性質，也藉由其他觀者對於筆者所拍攝的材料的評論記錄下來，從紀錄片中試圖喚起部落族人的集體

記憶外，也從其他的觀者的言論中，詳實記錄於本技術報告之中，作為筆者技術報告的材料，因此有三方面待筆者進行。

1. 不同世代的族人訪問的逐字稿書寫

紀錄片中的畫面僅是呈現在螢光幕的片段，也僅是全貌中的一部分，然，在技術報告中必須搜集建檔成完整的資料，以及影像的逐字化以便作為日後其他研究者進行訪問的重要紀錄。

2. 祭典中探索部落青年的養成紀錄

筆者持續觀察原鄉部落中四年一次的 *kimolis* 訓練，以及每一年的 *ilisin*(年祭)，當部落族人視為這是青年人的義務的同時，以及戴上羽冠成為一位阿美族人的關係，探索部落族人成為 *ciopihay* 重要的依據。

3. 部落 *motoa'say* 對傳統記憶

耆老是部落中最珍貴的口傳歷史寶藏，能夠一一的指出部落沿革與經歷，有其在年齡階級的敘述，充滿更多現代所看不到的事情，有助於描繪出對於織羅部落完正的面貌，筆者往後的技術報告與書寫是必須持續觀察的課題。

五、 研究限制

1. 筆者以紀錄片拍攝及播映的方式，將故事傳遞給觀者的同時，而故事本身以及報導人，也受紀錄片的影響，可能看不見事件完全客觀的全貌。
2. 此技術報告筆者身份亦為該部落族人在互為主體的狀態下，筆者勢必隨著部落的體制，放下手中的攝影機，因此，影片中可能缺少部分客觀的細節。
3. 織羅相關產出的論文報告甚少，因此，筆者會參閱鄰近部落的相關文獻，諸如有關於秀姑巒阿美等的調查，在技術報告中來協助筆者理解織羅部落中的傳統文化及其相關研究。

第二章、主題闡述與前期製作

部落族人因時代變遷、為討生活，長年在都會區發展。迫使他們的孩子脫離了原生的文化背景，脫離了部落的環境與時空，也脫離了織羅部落原有的文化知識系統，在現代的價值觀衝擊，對於這樣的現象，對於部落的 *mato'asay* 來說，是否真的認為傳統就是不合時宜？

時代鉅變，部落的生活變質已是普遍的現況，置身在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洪流中，部落許多價值觀產生了巨大的錯亂與分歧(例如:觀光客想像的傳統，竟成了部落為配合觀光政策，而塑造美好的假象，因此牴觸部落文化甚至創造出侵擾族人的活動)。新一代的族人面對現實的困境，離鄉背井的族人不得不放棄了我們當初文化曾經最美的樣子。從紀錄片的參與觀察中去突顯在什麼時代背景下如何瞭解 *mato'asay* 過去的 *kimad*（故事）和他們認為是「錯的變」。而在他們的心目中，傳統 *Pangcah*（阿美族）的 *wawa*（阿美語：孩子之意）應該要擁有什麼技能才能視為一個 *tamdaw*（人）？

究竟要如何說起才能深刻的體會到 *mato'asay* 看見那些「變的錯」？而我們又承受了多少殖民者在我們身上的束縛部落是否有解套的方式？對於 *mato'asay* 與部落必須流傳下的責任，因現實環境的不允許，是否對我們「青年」來說是一種無形的壓力或壓迫？

第一節 在資本主義下年齡階級所受到的衝擊

殖民政權在部落所造成的影響甚鉅，所以必須藉由觀察織羅部落的年齡階級組織，來作為羽冠變化的憑依。在這樣階段性的變化而造成的影響，筆者也透過年齡階級中的年份裡一一檢視，透過部分物質文化的探討，*mato'asay* 為何會認為這現代的羽冠是變的錯的？年齡組織就像是這個部落的歷史證據，清楚的寫上織羅的文化與記憶。織羅部落中文化知識系統的建立，也依靠年齡組織的系統來加以傳承，其年齡階級所對照的年份都有其含義所在（有些年代的階級因不在人世，缺少文字紀錄，而部分只能使用耆老口述以及照片分析時代加以佐證，進而推敲可能的史實），故筆者藉由階級年份來推敲羽冠的變化為何。

所以筆者根據葉淑綾(2014:5)的整理我們可以知道年齡組織的觀念與實踐是阿美族社會文化研究的關鍵課題，即使不以年齡組織作為焦點的民族誌研究，仍不可避免觸及對此組織的觀察和描述，這反映出年齡組織的義理與實踐在阿美族社會文化體系中的重要性與包含性。過去學者對傳統阿美族年齡組織各個面向的研究，包括功能、結構、成因、意義和運作等層面的探索，讓我們對此組織在阿美族社會文化體系中的角色與地位有豐富且深入的認識。年齡組織對傳統阿美族部落政治、宗教、教育、與對外交流等方面的主導性，以及對部落凝聚的不可或缺性(例如，葉淑綾 2009、蔡政良 2005)。

如先前所述，織羅部落之所以產生巨大變化，除了受到殖民歷史影響之外，也受到當代經濟和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尤其是受到資本主義現代化經濟模式的影響。以此，當我們理解在地社會與全球經濟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是理解織羅部落當代樣貌和掌握部落變遷軌跡的重要關鍵。本節也將藉由織羅部落的歷史一年齡階級，敘說故事時空與背景，分別處理 *mato'asay* 看見的變，以及年輕人面對的問題兩者之間相互對應的關係。從 Karl Polanyi 在《鉅變》討論〈人，自然，與生產組織〉，重複的驗證了撒旦的磨坊如何在十八世紀的英國人身造成巨大影響，他提到：

生產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如果這一個過程是經由以物易物及交換的自律性機制所組織起來的，則人與自然都要納入其軌道；他們都要受到供給與需求之支配，也就是要被視為商品，如同為銷售而生產之貨品一般 (1944:228)。

被視為商品包括土地，居然在這市場上都有它的對價關係。Polanyi 也提到為了要遏止這樣的是市場無限上綱的壓榨，從生產者的地方施行，達到干涉對基層不友善的市場，這也就是我們說到的干涉主義。回顧過往族人的歷史，長輩們也經歷了一場資本主義化過程的不適應與調適，在短短的百年內或更短的時間，族人也經歷被納入全球市場的歷史進程，這樣的改變對許多長輩而言是很難言語形容，因為來得太急、太猛，適應都來不及更何況停下腳步思考。另一方面筆者也思考了其干涉主義的施行，對於部落之中的族人來說，是否足夠

集結並達到某種能抵抗過度壓榨的力量？若是，我們則可進一步的推斷資本主義在部落轉化以及抵抗的過程，並能加以分析羽冠在日後相觸及的研究材料，那我們是不是也可進一步的推敲織羅部落順應世代的衝擊所消逝的文化。然而這個問題對於筆者來說目前還沒有釐出清楚的思路，只能在現階段留下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另外，資本主義是否透過地方社會文化的轉化，部落「傳統」在不同世代中有產生新的面貌？部落在適應不可避免的洪流中我們可以從蔡政良的《戲謔與名聲》中理解到：

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現象在無可避免的進入地方後，會經由當地特殊的社會文化基調所轉化，變成乍看之下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勝利。然而事實上，不論是全球化現象、資本主義或地方的文化現象，都已經經過某種程度的轉化與創新，地方文化並非原來的文化型式；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也已經非我們想像中刻板的模樣。（2005：19）

透過這層理解，我們再回到部落的角度看到這樣的歷史進程，不免能夠體會到老人家對於「變」的感嘆，成為人的條件與變化中我們在織羅部落的羽冠看見了什麼。藉由這樣的論述為基礎，開始對於民族誌影像中 *mato'asay* 在討論羽冠「資格」中有了更深一層的見解。

第二節 部落被殖民的傷

Graeber 在〈被忽略的債務歷史〉中提出：「將取消他們原本擁有的平等對待，即使他們現有的東西也不是他們應得的他們無權擁有，這樣就很有可能引發這群人的怨怒反抗」（Graeber 2013:21）。他又提到：

「奴隸」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身分狀態，讓一個人能徹底失去自己原有的生活環境，並且奪走他所有的社會關係。但是，社會關係就是成為「人」的條件。如果一個人失去所有社會關係，他就無法

成為真正的人。換句話說，奴隸真正的意義就是一個「死人」
(Graeber ibid: 195)。

這兩段文字告訴我們，原住民在面對各種困境時，經常也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但是這個不完整在很大的層面是一個殖民歷史的結果，也是一段族人暗黑歷史的現代化。在漫長的殖民歷史中，族人所失去的不單只有土地、最重要我們還失去了與這片土地下培養出的文化知識。早期的族人其實就像他說的：「這些獵人不以自己有經濟學計算的能力而自詡為人類，反而堅稱身為真正的人類，就要拒絕做這類的計算」(ibid: 98)。如同阿美族 *caliw*(借)一詞，在很多的情況之下是不用還的，或是用另一種形式來做為交換，但我們借（拿）來的物，對我們來說有沒有償還同一物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那份關係的「羈絆」，而在獲得那份羈絆的同時，我們是否失去了成為那樣羈絆的線索。可是，對老人家來說，這樣的價值觀早已無法讓之後的孩子們面對社會所帶來的挑戰與困境，寫實的告訴我們：「都是變的錯的」。

第三節 變的錯，都市與部落

就如同《鉅變》(Polanyi 1994)中告訴我們，在一個商業社會裡的機械生產中，生產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將社會之人的本質，與自然的本質轉化為商品。作者提到，這個結論是非常不可思議，也是不可避免時。就部落的發展而言，我相當同意他的說法，因為在這樣的「鉅變」裡，我們對於製造的這件物的意義已然喪失。當羽冠若以商品來看待時，是否在某個程度上也瓦解了象徵著阿美族 *ciopihay* 階級在成年時強調親力親為並且身體力行的意義。當一件由親手製造的物轉變成用交易的方式取得之後，製作者卻沒有這個物有一絲關係的經歷或是製造出來的物與人的關係猶如機械生產，而這樣的改變也是長輩悲嘆的深層原因。這樣的改變 Polanyi 提醒我們：「這樣的機會括所起的秩序錯亂必然會拆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且以毀滅來威脅他的自然居所」(ibid:110)。

「撒旦的磨坊」將人們對於新的物質條件大大改變，使得舊有的傳統與社會紐帶摧毀殆盡，筆者甚至也認為在這裡的自然居所不單只有威脅到人，動物

也早已深受遭其害。隨著時代的演進，特有種的鳥類因迫害而逐漸稀有，具更深的意涵的傳統也離我們相形甚遠。當我採訪的兩位 *mato'asay* 時，因為時代改變，他們為了能延續羽冠的社會表徵與意義，在面對羽毛取得不易時，他們也不得不去尋找替代的選擇。早在民前時期，比較傳統的(有可能)是台灣藍腹鵲，在那個時期很多直到國民政府來台時才以鵲毛作為替代，在人與動物的棲息地遭受無端的威脅及無止盡的取用。時至今日，多數人們連製作羽冠的工法都失去了，許多家庭甚至用買的，用那些塑膠製成並且取得簡易的仿製雉雞毛等羽毛來取代，工藝技法的製作早已大不如前的細緻、真實、且有溫度。維繫阿美族年齡階層的文化象徵意義也不同以往，更不如老人家所要求的，代表部落最雄壯階級的成年男子必須親力親為、身體力行，自己尋覓飛鳥來製作羽冠在完成所有嚴峻的考驗下才成為部落的一份子。

閻雲翔在〈義務性禮物餽贈與關係培養:經濟功能〉中提到：「在一個關係緊密的鄉村社會，私人網絡在許多情況下比物質或金錢更珍貴；互助的需要強化了隨禮的習俗和關係網絡的培養」(2000:86)。由此可知，緊密的鄉村社會是可以建構一個非機械化健全的部落社會，而這是資本化下的城市所缺乏的。早期的阿美族青年男子生活意義就如同 Polanyi 提到：「勞力只是一種與生命本身相調和之人類活動的另一個名稱，他並不是為了銷售而生產的，而是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而存在的」(1944:150)，這一番話的確點出勞動的意義。就織羅部落的長輩而言，傳統的阿美族喜愛勞動，以勞動勤勞視為當作男子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必要條件。然而勞動依然重要，但是過去貢獻勞動力的場域在部落，如今卻是在部落外的大社會。親力親為、身體力行的阿美族過去對待世界的行為、方式，在這個社會中很難用相同的價值來比擬，順應社會中的我們不得不在這社會裡夾縫裡生存，直到擁有這些觀念的人，隨時代的演變而消失在這個撒旦的磨坊之中。

第四節 部落背景

「織羅」部落在日治時期改名為今日所稱的「春日」，其阿美語有「水不斷注入、火燃起旺盛」之意。在日治時期部落的族群關係有了些許變化，開始有

閩、客族群移住。部落於 1937 年因當時政府的區域劃分，將馬太林與織羅兩部落合併稱為「春日里」並沿用至今。相傳織羅部落的遷移，最早有來自拔仔社、加納納地區的阿美族，其後也有奇美和太巴塢、馬太鞍等的遷移，甚至有從東海岸遷移的一批重安部落的阿美族於此定居。

織羅部落總戶達 213 戶，原住民族就佔了其中 105 戶；值得一提的是，這 105 戶只有 66 戶有實際住戶，其餘族人都外散在其他的鄉鎮市，人口老化的情形相對嚴重，人口比例為原住民族佔 55%客家族群佔 25%閩南族群佔 20%。



圖一：織羅部落空照圖（Google）

織羅部落的地理位置在花東縱谷的中段，北迴歸線跨域了部落中央，貫穿了整個織羅部落。織羅部落的周邊有其他的阿美族部落，南側有苓雅部落，泰林部落則在北側。在經濟方面，部落的經濟環境險峻，族人多從事農業，重要的經濟作物是水稻，然而不穩定的價格與被農會壟斷銷管道，使得族人的農業發展大受影響。族人近年也開始發展其他的農特產品，例如「金多兒筍」、「葛鬱金」，這些新興的農特產是由織羅文化傳承經濟發展協會所推動。

部落另一個發展的阻礙是人口老化的問題。筆者在影片中是從人口老化和人口外移的環境中來審視當代的織羅部落，描繪織羅部落青年整體的現況。因此筆者在技術報告中會從三個背景來敘述織羅。其一，織羅部落年齡階級的面貌，其二，筆者會從耆老的口述與祭典儀式談到傳統中織羅部落如何成為一個阿美族人，最後，從人的條件和年齡階級去應對青年人們的聚合因素，所以筆者希望從綜觀的視野和原住民社會當代的情況繼續探討現今的織羅部落。

一、織羅部落年齡階級的現況

在織羅年齡階級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部落的問題不單是青年人外散不在部落而已，如何能將已經失去原有凝聚青年功能的部落青年 *adawang*⁴重新復振並賦予新意將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由於政策(例如:戒嚴時期禁止集會到現在的鄉/鎮公所掌握各個部落資源)導致青年集會的模式改變外，在外觀與型態的面貌全都換上了冰冷的水泥牆，失去了當時還是茅草屋時期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paro*(火/爐灶)。

年齡組	階級名	年份
to'as 祖先階層 (已不在世)	<i>Lafafoy</i> (山豬)	1884 年
	<i>Latuduh</i> (燃燒)	1888 年
	<i>Lacihak</i> (杜虹花)	1892 年
	<i>Lakowau</i> (黑鵲鳥)	1895 年
	<i>Latomay</i> (獅子)	1898 年
	<i>Lacilis</i> (山坡地)	1901 年
	<i>Lakafun</i> (帽子)	1904 年
	<i>Lafadas</i> (翼豆)	1907 年
	<i>Ladamay</i> (海藻)	1910 年
	<i>Lafutul</i> (英雄好漢)	19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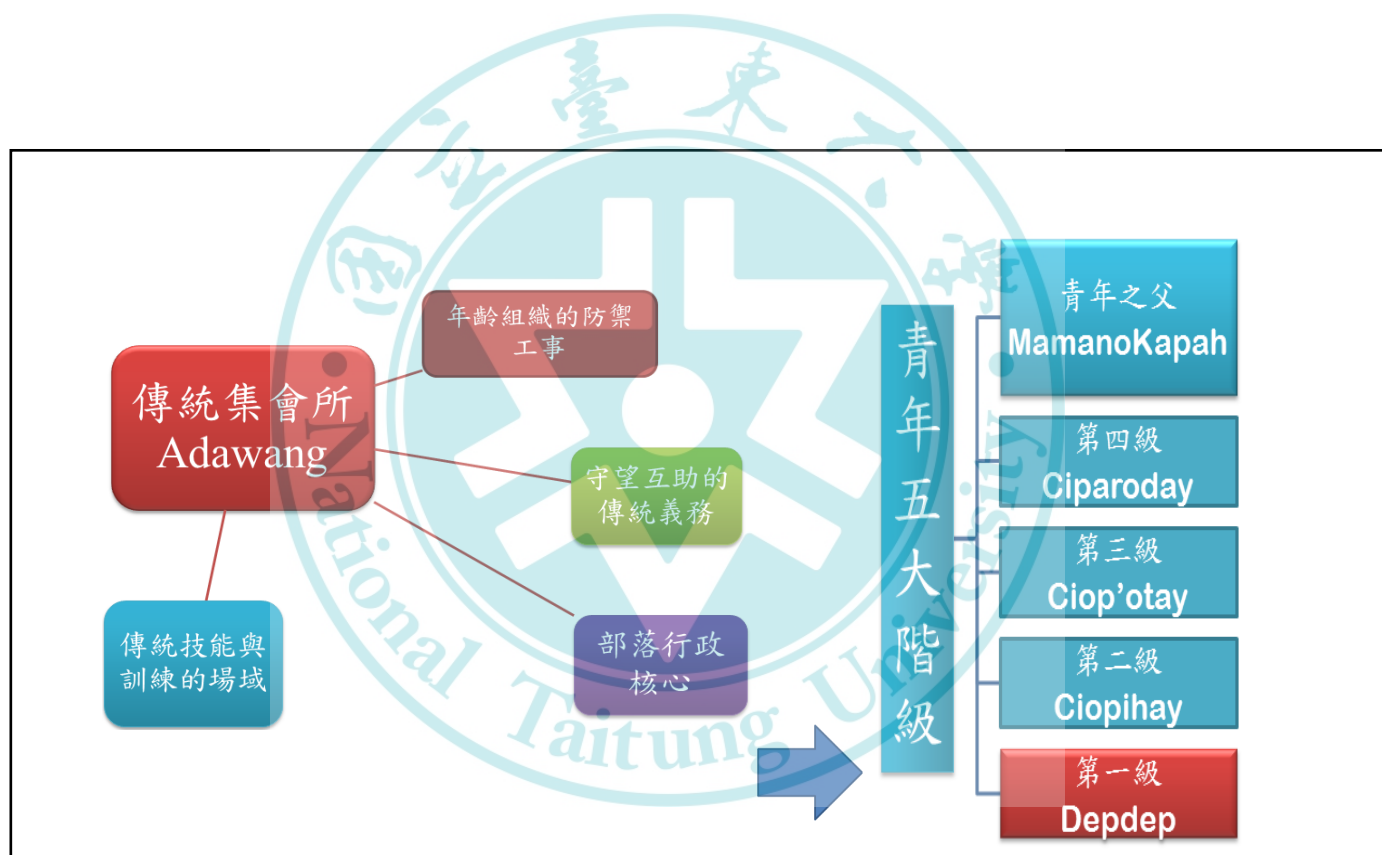
⁴ 阿美族年齡組織所集會之場所，為部落重要之樞紐

	<i>Lafaya</i> (荳苗)	1914 年
	<i>Lacai'</i> (掛鉤)	1917 年
	<i>Latefu'</i> (竹筍)	1921 年
	<i>Lakalan</i> (螃蟹)	1924 年
(kalas) 耆老 組	<i>Lacebit</i> (刺痛)	1928 年
	<i>Lasuduc</i> (拔刀)	1931 年
	<i>Lacepit</i> (叉枝)	1934 年
	<i>Lakahayd</i> (耙子)	1936 年
	<i>Lakenau</i> (洋蔥)	1938 年
	<i>Lakupu</i> (遐想)	1941 年
<i>mato'asay</i> 老人 組(部落重大事 務最高決策者)	<i>Lakulun</i> (水牛)	1942 年
	<i>Lakawat</i> (丈量)	1946 年
	<i>Lakonu</i> (彎身)	1948 年
	<i>Lakomes</i> (恥毛) -	1949 年
	<i>Lalohod</i> (蜜蜂) -	1951 年
	<i>Lafokong</i> (卿魚) -	1955 年
<i>Mama no kapah</i> (青年之父， ilisin 的執行長 及總幹事)	<i>Lakn' kng</i> (壓路)	1960 年
	<i>Laikway</i> (一塊)	1963 年
	<i>Laumaw</i> (五毛) -	1967 年
	<i>Lafafoy</i> (山豬) -	1969 年
	<i>Lacuki</i> (七里香) -	1972 年
<i>Kapah</i> 青年階 層	(<i>Ciparoday</i>)第三級	1976 年
	(<i>Cipo'otay</i>)第二級	1981 年
	(<i>Ciopihay</i>) 第一級	1986 年

Pakarongay	Dep'dep' 二班	1992 年
	Dep'dep' 一班	1995 年
		1998 年

表一：織羅年齡階級圖(2014 年織羅發展協會紀錄)

adawang 傳統集會所原是阿美族年齡組織中重要的樞紐，過去由青年之父——*mama no kapah* 帶領，來向下傳遞指揮，裡面包含年齡組織的防禦工事、守望的義務、傳統技能以及訓練等



圖二：會所功能與青年組織

adawang 的傳統空間不復存在，也失去了阿美族最傳統的行政核心與守望的傳統，其核心的組織就在於部落年齡階級的傳統力量，年齡階級的分崩離析有歷史的變故、殖民政府的統治、經濟上的條件、人口老化與青年外移等的因素摧殘，不只核心喪失了年齡階級的精神，更導致部落失去自主的功能以及青

年的能動力。筆者認為現在青年遠離部落以 *adawang* 功能不彰的情況所反映的部落在當代的困境可以分位以下幾點說明:

1. *adawang* 傳統建物的精神與意義喪失

adawang 在織羅過去的傳統是男子青年的聚會所，有聚集部落裡年齡組織的功能，在還沒蓋變成冰冷的水泥前，還是茅草屋的 *adawang* 建物其成設具有過去傳統阿美族宇宙觀，是文化傳承裡許多關鍵的代表，像是 *paro* 或是每次茅草屋的修繕活動，都能讓那時的青年凝聚並習得過去連結的文化知識，藉由這樣的行為完成青年組織的功能等。但因殖民政府的洗禮，從戒嚴時期的禁止結黨集會到鄉鎮公所對部落的資源掌控，導致了年齡階級的分崩離析，又因著 *adawang* 構造的改變，這樣的水泥房，美其名只是叫做多功能聚會所，但這個美麗的水泥房在文化與社會意義上卻有別於以往的茅草屋，許多原本存在於 *adawang* 的精神就如同耆老所說的，早就是「變的錯的」。目前的 *adawang* 正是因為國民政府在土地上的劃分制度與從前傳統有所不同，導致目前的 *adawang* 有土地的糾葛，現在稱他為凋零的老人聚會所也不為過。

2. 青年人口外散、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的問題在部落日趨嚴重，大到整個部落的運作，小到家庭的問題情況不斷的發生。近年在本部落還傳出獨居老人因孩子在外工作，在廁所發生意外跌倒，因發現時間過晚不幸離開人世，更別說部落長輩在面對病痛時，在獨居與孩子不在的情況底下，需要耗多大的力氣才能到達醫院。以年齡階級的延續而言，年齡階級是支撐部落的活力來源，如果要讓一個部落衰落，就先消滅他們最核心的組織，因為人口流失和人口老化導致年齡階級面臨斷層或人員不足，許多重要的祭典與場合在部落文化需要傳承時經常找不到對象。

3. 部落地理位置的邊陲

織羅部落因為相對偏鄉，青年在部落的工作目前只有務農的可能，從事教職公職等或是其他的工作機會來說機率來說少之又少，這對於想留在部落的青年來說是非常困難，再者，屬於這樣的邊陲位置在周邊的資源來說相對匱乏，因此年輕人留在部落的條件所剩無幾。

4. 部落文化的凋零

織羅部落非「明星」部落(如大港口、奇美等)，過去相較於原住民族的部落來說能見度非常小，更重要的一點是，部落傳統技能、歌謠、祭儀等，因耆老逐漸逝去而失去。若不加以轉變，依照現在的情況，文化將難以延續。在時間上有著迫切的需求，極力希望青年的回流與記錄學習。

5. 語言的斷層

很多人都知道，時下的原住民族，在狹義上來說，族語已不是母語，遑論語言還蘊含者幾千幾萬年來一個民族對待世界的方式，而阿美語在青年的使用比率以及運用的程度上，卻出現了極大的斷層，當耆老要傳授過去的傳統時，產生的鴻溝還需要多少時間的修補才能達到過去的精神，而部落沒有屬於自己的部落教室，然而，最好的教室就是部落傳統的 *adawang*，如前所述年齡階級分崩離析的其他原因，還有 *adawang* 的建置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和社會脈絡，這些因素都影響著族語和文化的學習環境。

二、耆老口述羽冠的製程與成為人的條件

關於羽冠的敘述，*mato'asay*，他指出不同世代的羽冠樣式，對於現在的羽冠頗有微詞與感傷，以下是 *mato'asay* 口述：

到我們這邊，後面的都是買的，這個 *Opih*（羽毛，這裡只羽冠），民前出來的喔，以前，專門去山上的時候，鳥有飛，牠的羽毛很長，那個時候我們的老人家就是專門拿那個鳥的尾巴做羽毛（羽冠）……找不到才找鵝的毛...現在很多嘛，家裡的人有做嘛...，那個是塑膠，不是真正的，然後...看起來每一家都有了，變了，都是變的錯的。

這些話讓筆者非常深刻，思考著我們為何在 *mato'asay* 口中變成錯的，因此筆者也奠定了此紀錄片的問題意識，更想探討他們過去必須親自獲取羽毛並且自行製作的過程。

筆者與 *mato'asay* 的時空背景迥異，因而無法感受到他們那種成為人的過程，但卻也在找尋的過程中，推敲並理解他們那個時候的故事與背景，而向

mato'asay 詢問他們成為人的細節，而筆者大致可以分享兩個部分，其一是外形上羽冠的製作過程；其二是戴上這羽冠所需要身份和條件

1. 羽冠的製程

根據筆者分析 *mato'asay* 對於羽毛的理解，早期的羽毛名為 *talalafahk* 的鳥類。該種鳥類生長環境在高海拔的山區，要晉升為 *ciopihay* 的 *dep'dep'* 會取其尾羽較長的一支，插在黑色毛線或毛巾所製的冠上。據 *mato'asay* 口述，因現代族人無法像從前一樣有上山的習慣，而且該物種已頻臨絕種，從尋覓到羽毛到完成必須是由自己取毛來施作。羽冠有三個部分，分別有羽毛、羽冠、*saysay*（纏繞竹板並裝飾像馬尾的部分）。如 *mato'asay* 所述，頭冠的部分是由一般毛巾或染色的黑色苧麻繩，其 *saysay*（羽冠的垂吊像馬尾的部分）是由苧麻繩索製。可惜的是作為 *ciopihay* 階級的精神象徵，因為其鳥類日漸稀有且也沒有足夠的人力前往山區採集，往後逐漸以其他毛作為頂替。但就樣式而言，雖然不再使用 *talalafahk* 的羽毛，但是新樣式的羽冠從原有的一支改為五~七支，並且由竹板、藤作為羽毛的支撐；毛線或毛巾所製的冠也從黑色改為各種顏色。

2016 年後 *mato'asay* 中的陳阿登復振所製的羽冠，為當前織羅部落 *ciopihay* 所配戴的款式，是七支火雞毛替代所製成的樣式，其材料有：火雞毛、竹子、小刀、線繩、膠布、黑色毛線....等，首先是竹子削成片狀，其片狀上會有五個凸出且分離的凹槽，再來羽毛在凹槽上用線繩以及膠布固定，最後插在是由毛線所製的羽冠，且羽冠的毛線(馬尾部)長至大臀上為完成品。

2. *masatamdaw* 一 *kimolis* 河祭（成年禮）的洗禮

在織羅部落中，若要成為一個人，則必須通過名為 *kimolis*⁵ 的考驗（*kimolis* 就是在河祭的訓練中，成為男人的意義）。根據耆老的口述，過去在 *kimolis* 青年在經歷一連三至七天的考核後，長輩們會選出級長並戴上羽冠，象徵成為部落裡最為勇猛剽悍的新生。

⁵ 奇美部落稱之為 *komolis*。

在過去 *kimolis* 之前，青年們會有長達一個月以上的基本訓練，一階一階的向上提報該 *dep'dep'* 有資格施行成年的儀式，並到秀姑巒河域舉行河祭的要求。在通往河邊，最主要的考驗是天數為一個星期的捕魚訓練，其目的是讓 *dep'dep'* 能有服從、保衛部落、自立更生的能力。在河邊的那個星期所捕獲的魚數量要獲得 *mato'asay* 所要求的認可，在社會沒有很大的變遷之前，織羅的青年多數都會留在部落，他們會被要求到較高的山上砍一根巨大的樹，把樹運到指定的河中檔河⁶。此刻多數準備晉升 *ciopihay* 的 *dep'dep'*，而他們就在此刻尋覓 *talalapat* 的鳥類，在完成河祭及其訓練後，與 *ilisin* 的場合下，配戴其鳥類所製的羽冠，蛻變成部落中的成年的象徵。

現在的基本訓練要求改為當兵退伍後的年輕族人（年約 20 左右），在往年豐年祭的表現作為提報 *kimolis* 的參考，雖然一如往常需要考驗，但天數從原本的七天，變成了五到三天，甚至近年來的兩天一夜作為測驗。據耆老口述，以前上山砍大木來阻水的這個傳統沒有了，相對的尋覓羽毛的方式也改為直接向賣方訂製，所以有就有塑膠或其他鳥類羽毛所製成的羽冠。漁獲量不在要求要青年捕獲到的魚數量為晉級依據，所以取得漁獲的方式已經變成在魚市場購買。

三、青年聚合和當代的織羅部落族人

如前所述，耆老口述中對於「變了」的概念，對他們來說當今的鉅變在他們生命歷史中，是無法接受的、是「變得錯的」；筆者認為，羽毛的取得方式和勞力的異化，成為人的過程在時代的進程下似乎有了新的定義。

當今的織羅部落在文化復振的過程中，青年的聚合影響著文化傳承的契機，不僅僅只依靠祭典的場合，必須創造更多的機會和文化學習的場域才能使得許多傳統能有被保留和延續的機會，影像的媒體紀錄多少才能夠抓住那些「來不及」的時空，或許是傳承文化和世代溝通之間的解方。

⁶ 關於擋河的敘述是由筆者奶奶重述過往青年在河邊施行捕魚祭點菸的過程。

第三章、《織羅之羽-ciopihay》拍攝規劃與製作

羽冠一是阿美族青年於成年禮前，必須通過各項祭儀學習與嚴格的生活技能訓練後，由父兄等長輩為其配帶上，做為進入成年階級的表徵。而這是一部關於阿美族成為「人」的故事，尤其是羽冠的象徵物，在阿美族-織羅部落中象徵成年的標記，然而在施作羽冠時，老人家說這都是變的錯的（影片），用一句「變的錯」，不禁讓我們思考是甚麼東西變了？錯了？表現了部落老人家在適應社會時，描述了所經歷的生活智慧。這是在拍攝關於羽冠的紀錄裡，一對阿美族老夫婦用他們不熟悉的中文，卻讓我深刻聽到他們如何敘述從以前到現在，那些世界在部落裡看見老人家認為的「變」，和當時在我自身的生命經驗裡，看到跨時代新一代族人所背負的責任。

第一節 拍攝大綱

紀錄片應保留極大的空間給拍攝時隨時發生之變化，不應有詳細劇本，但本片已蒐集三年以上的素材，目前是以蒐集到的資料走向規劃著手的故事方向進行。

一、 序一（地點：織羅部落）

部落裡阿公（陳阿登）、阿嬤（黃）唱著織羅部落的古調，叮嚀著準備回家的孩子，而他們施作著今年部落剛成年孩子們的羽冠時，說起以前那個時候的他們如何成為一個阿美族的人，部落以前的傳統秩序在織羅裡面是如何運行，歷經了日殖的年代的大環境下，又走過了國民政府創傷，是部落裡最早一批到北部工作的族人，那些辛苦的歲月說明他們那個年代的辛酸，他嘆息著「都是變的錯的」，難過敘述著現在作的羽冠都不是自己的，卻是要拿來賣的，以前的他們不是那個樣子。

二、開展一（地點：織羅部落梯田、耆老家中）

族人們唱著務農的歌曲，織羅部落的人們依然按照作息，在稀稀疏疏的人口中，族人頂著太陽在田裡工作，唯一不同的是族人們開始準備 *ilisin*（豐年祭）的事物，可惜青年幾乎都不在部落，而那些堅持留在部落的青年們必須脫離自己原本的工作，甚至分飾著許多角色和人力才能完成即將到來的祭儀，從中不時也能看見老人家也投入了準備的工作之中，一連幾天的準備工作格外顯得部落的凋零，在部落會議結束後聽著老人家敘述著以前部落的盛況時臉上瞞不住無奈。

三、城市一（地點：工地、受訪者家裡）

ilisin 的日期傳聞迅速的透過臉書、LINE 上散播，但準備晉升 *ciopihay* 的青年們知道 *kimolis* 可能無法回去了，因為老闆只能給一次的假，正好 *ilisin* 與 *kimolis* 的時間錯開了，讓很多的族人無法參與，父叔輩的長輩們也回想過去以前他們經歷過語言消失的年代，他們說道以前講母語會被處罰，義憤填膺的說我們的語言已經被「統治」了，長大後，家人希望他們來到北部工作，希望能跟上這個時代。當談及過去他們在部落幫忙蓋茅草屋的過去，現在在都市所蓋的房子，卻沒有一棟是屬於他們的，生活與靈魂被「現實綁架」的他們，凝視著過去在成為 *ciopihay* 時與時下的 *ciopihay* 兩相對照，明白地知道這是一場傳統與現實上的拉扯，遙望著即將到來的日期，束手無策的在工地裡繼續施行未完成的工作。

四、傳承一（地點：秀姑巒溪河床）

耆老說：「四年一次的 *kimolis*，也就是部落年齡階層的晉級之年，整個織羅部落的青年年齡階層都要在河邊住下，這是一場傳統的嚴厲的階級訓練。必須完成所有艱辛的任務，且達成一定的魚獲數才能返回，因為這是象徵著部落青年成年禮的精神」。

夜晚的火堆中，青年人們牽起手跳著舞，在 *mamanokapah*（青年之父）敘述著他們的故事，那時的他們也是準備晉級的青年，那時的訓練更加嚴厲，甚至有意外死亡的情況發生，與過去的三、四十人相比，現在只剩下兩個人有資

格晉級的青年參與，格外顯得落寞，不過，在青年之父的教訓下這兩個青年人要扛下並負擔其他因為工作沒有回來的 *sela* 的工作，而其他這個年齡的孩子以出外工作，現實底下讓他們無法回到部落與自己的手足們通過這樣的考驗，聽著過去的輝煌過去，秀姑巒地域下的阿美族除了奇美部落，似乎只剩下織羅還存留嚴謹的傳統。

五、羽冠一（地點：織羅 *ilisin* 會場）

雄壯的歌聲，那是 *ciopihay* 穿戴著阿公所製作的羽冠繞行整個部落，雖然羽冠的製作不像以前那樣由自己親手完成，*ilisin* 中 *ciopihay* 年齡階級的青年們紛紛從都市底下趕至部落一同參與這項盛事，他們頭頂著屬於部落的指標，穿越時空的羽冠點綴了織羅部落的整個儀式，因為這是部落裡面成年男子最勇猛的青年，而 *ciopihay* 以上的哥哥們在看待他們時也回想到那時曾經變成織羅一份子的榮耀，儘管時代的變遷，一群默默為部落付出的族人們此刻是最歡欣鼓舞的。

第二節 表現手法

一、導演全然主觀投入的手法

前段敘述以提到，《織羅之羽》是筆者的身命故事，若從全然主觀的拍攝手法，問題在接觸不同的碰撞後更能夠讓觀者感同身受。

二、三條軸線

「青年」、「耆老」、「中生輩」，三條軸線穿插進行：主軸為「我」，整部片子的敘述動線交由「我」這一線帶動其他兩個時空的故事。

三、敘事方式

本片不同的「我」採反身自省（The Reflexive Mode）⁷的模式帶動其他兩個時空的敘事，挑戰人們對於「傳統」的想像和定義。

1.影像以三個時空的「我」為主觀，和一個「我觀察……」為客觀記錄兩者交互進行。

2.藉由故事背景的世代間，將每個「傳統」和「現實」底下的矛盾，營造出對立的思考方式產生疑難，讓觀者能在衝擊點中思考，在反身自省的模式下，體會織羅部落裡面每一個時代底下面對的衝突，但所有事情與結果並非只是二元對立下的其中一個，安排之訪談會依照史實，和三個故事背景穿插出引導事件的問題以提供完整的敘述。

◆ 不同時期的「我」牽動其他時空

青年「我」代表人物	中生輩「我」代表人物	耆老「我」代表人物
		
影片 ciopihay 階級青年	影片 Lafolo ⁸ 階級長輩	影片 Lakomos 階級耆老
		
影片 ciopihay 階級青年	影片 Lakoko 階級長輩	影片 Lakonu 階級耆老
		
影片 ciparoday 階級青年		影片 Lacapa 階級耆老

表二：不同時代「我」的代表人物

⁷ 在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2003)的分類中說明：「反身自省的紀錄片模式側重在讓拍攝者和觀眾之間有一個合理的協調位置」(2003:20)。

⁸ 此階級名稱和目前階級表有出入，因階級名會因為當年往生者人數多寡來考慮「更名」。

3.讓觀者能藉由時間軸貫穿故事的「羽冠」、「*ciopihay*」的視角出發，在不同的時代的背景下，找到世代之間的衝突。

4.最後在所有「衝突」的事件，來瞭解這是一種「變遷」(例如:異化的經濟行為、語言的侵蝕、社會環境的涵化與排擠)，讓觀者能夠從事件裡清楚的在織羅部落的脈絡中，反應大社會環境底下原住民的當代生活與困境，以及未來的挑戰。

四、 三個主要觀點

1. 耆老「認為」的織羅傳統：藉由年齡階在織羅部落中可以理解，*matoasay*(耆老)已經失去了在織羅部落中統治權，在部落中則是無法直接干涉部落的規劃，能夠提供的只有意見上在經驗中的分享，由這個角度來看見他們真實的想法。
2. 中生輩「規劃」的織羅傳統：在織羅部落年齡階級中，是處於直接安排部落重大事務的年齡層 (*mama no kapah*)，有直接治理的權利，由此來看見片中他們如何在當代社會中去安排部落的事務，以及又遇見了哪些困難。
3. 新生代「參與」的織羅傳統：在年齡階級中，主要為執行者，受命於 *mama no kapah* 的指派，並由此來看出當代青年中所面對的處境與困難。

對於傳統的想像與實務中，三方的辯證下讓故事的矛盾色彩提升，經過一連串的型塑，來刻畫出不同時代的背景，藉由觀眾經歷三個不同時空在同一 *ciopihay* 階級時的「我」，走進一趟織羅部落那個時候羽毛階級時的矛盾，反思時代下給部落的創傷，以及對於未來的展望，關懷多元文化的保存。

五、 影片特色

1. 「我」的角色背景時代鮮明

最大的特點在於導演本身亦為本片 *ciopihay* 之階級長，以自我陳述及事件的觸發，藉由參與式的反身自省來紀錄，牽動著不同時代在 *ciopihay* 的「我」，了解到世代之間的變化如何在時代的巨輪－資本化，的底下產生鉅變，觀察到從中華民國來台前後對於織羅部落的族人的影響。

2. 織羅部落的阿美族－「成為人」和「人」的意義

在現實之中，人們很難再回到過去的價值觀存活於這個世界上，族人要如何從自己的脈絡裡找到平衡，而成為人的意義能藉由「羽冠」的觸發來觀察到阿美族織羅部落過去祖先的智慧和現在族人所面臨的挑戰。

3. 故事歌曲為織羅傳統古調

能讓觀者迅速體會到部落裡的想像空間，藉由織羅部落特別的古調闡明與背後故事的關係，挖掘部落古調背後的脈絡和人的意義，顯現過去阿美族人善用歌曲來敘述故事的習慣，把「生活即是歌曲」的生命態度在影片完整呈現。



第四章、《織羅之羽-ciopihay》後製剪輯敘述

片頭：變得錯的 (timecode:00:30-02:51)⁹

電影開頭織羅部落奶奶唱出一段歌詞首次來訪的朋友會使用歌，畫面為空拍整個部落漸入的氛圍帶領觀者進入織羅和織羅的故事。Kawlo 奶奶圍坐在一堆羽毛前施作部落青年的羽冠，Poten 阿公相繼在鏡頭前面敘述，整段片頭直接開門見山點出整部片的核心問題「變」，從部落 *mato'asay* 提出對過往製作羽毛的背景和當時他們的生活狀態，感嘆現代的時代作為起頭，嘗試讓觀者注意本片闡述的主體「羽毛」究竟是什麼的這件事情，激起對觀者的好奇心，緊接著場景切換到城市那些離開部落的中生輩，他們說出對於戴羽毛的青年應該有的「樣子」，用斥責現代他們覺得改變的事物，影片接續中生輩和耆老影射當代的模樣都變了，失去當時的「精神」、「責任」，或是...「都是塑膠的」來批判族人生活與物質的改變，淡出後片名出現整個織羅部落的上空，來吸引觀著一同探討「*ciopihay*」是什麼。

片中議題一：*kimolis* 的經過和成為人的過程(timecode:02:51-15:27)

接著片頭後，旅北中生輩的 Lahok 講述過往為何需要舉行 *kimolis* 的原因和當時的正確的時間點，Lahok 說到：「...要先餵飽後，才不會吃我們的糧食」，說明在河邊的過程最主要是祭祀這些神祇以避免稻米收割不順，敘述了過往在河邊的經歷和現在的「不同」也就是「變」，這一段的「變」我也留下了伏筆。

鏡頭切換至 Anaw，而說到 *kimolis* 就必須要先解釋整個成為人的過程，講述青年如何誕生以及成年禮必須經過的儀式 *paketel*，緊接著畫面安插族群起圍在 *ciparoday* 的家中，畫面解釋 *paketel* 的過程，包含整個儀式裡分配該儀式中的階級職務，透過神靈的招喚入酒後並將酒中的祖靈迎至會場中央分享給部落男性，而走入會場的這段路 *ciparoday* 則不斷敲打鈴聲一方面是示意祖靈正在來的路上，一方面則是要族人注意並且敬畏裝扮那些象徵祖靈的 *ciparoday* 直至會場中間，透過頭目以及年齡階層的 *mama no kapah* 和耆老來決定誰有資格飲下這

⁹ 為影片的時間序，對應版本為第十屆民族誌影展投稿版。

罈酒，畫面切換為部落族人會場中央跳舞，背景的古調則為該儀式中最重要迎靈曲，並且舞動時人要彎腰、腳踩重踏之勢來迎接祖靈，Anaw 說明為何儀式中是依據 *kimolis* 的表現來選出 *ciopihay* 和 *ciparoday* 的級長，並且由下次的 *ciopihay* 擔綱 *kimolis* 的重責大任。

畫面切換為 *Poten* 耆老，於 *kimolis* 出發前訓示青年並且說明 *kimolis* 是要訓練捕魚並且選出哪些好的青年，畫面安插拿著魚網奔跑的青年正好是 *ciparoday* 的階級長阿強，換面切換至總統¹⁰於進食中呼喚表現優秀之青年至 *mama no kapah* 中間，讓 *mama* 慰勞酒水給青年，而青年一句「這麼多」為阿美族族語 *comod to* 有讓酒或靈注入身體的意思，是敬酒時的傳統的禮儀。耆老於一旁坐下休息，手握膝蓋腳打節拍唱出人和祖靈同在一起的古調，這一段畫面則在說明自己也曾和過去的祖先一樣用這樣的方式來告慰他們，用畫面來連結過去的祖先和當下舉行儀式的人們，一段芒草作為空景，來緩和並延續議題。安插的畫面為青年搭建高掛紅色布條的竹標來顯示紮營的基地，其用意是捕魚時能在遠處知道自己和基地的距離。

緊接著畫面出現傳統技法，該技法是 *palakaw* 圍魚的畫面，Anaw 耆老也開始解釋過往在實施這樣的技法的記憶，甚至開玩笑的說過去的青年能夠堵到把水用乾，顯示過往的青年是如此勤奮，後解釋他們這樣的技法是在分出水流，試圖讓魚群往自己希望能夠捕到魚的地方走，留住大魚而讓小魚走往他處，當實施技法時水位甚至會超過自己，那時的青年連死也不怕。

畫面之切換到 *Lahok* 講述其他部落，拿奇美和織羅的人們在傳統文化上的比較，也拿參與 *kimolis* 和參與 *ilisin* 做比對，指出他們比織羅的青年更願意投身在傳統技能和青年的訓練，提到會參與 *kimolis* 是因為能夠在這段期間學會很多阿美族的傳統技藝，Anaw 在畫面接著說 *kimolis* 最大的考驗除了要捕魚外還更重要的事情，如建工寮來給總統階級遮陽休息，青年則是要去捕魚，而整個 *kimolis* 的期間還會被總統階級的試探，試探他們的脾氣，會趁青年不注意把蓋好的涼亭拆掉，來表示能夠搭建的房子是穩固的，甚至會故意罵青年人們試圖讓他們相互爭吵，則是要考驗一個階級的團結，晚上總統也還會突然消失故意

¹⁰ *Mama no kapah* 中最高級的 *mama*

讓青年沒有找到，來訓練青年的保護部落的敏覺性，而這些測試就是過去族人在成為人的路上畢經的路，也才會成為一位 *Pangcha*，從河邊回來在 *paketel* 時就會知道誰是優秀的那一位，直到這裡影片都還在塑造（過去）成為一個人的典範。

接著 *Anaw* 開始說出他的感嘆，來比對前述的話，如「天黑了依然會去捕魚」，而「過往的男性族人沒有一位不會捕魚」，等這一段則在說明，過去成為男性的路上這些都是賴以為生的基本技能。畫面切回北部的 *Lahok*，直接表明當代年齡的階級 *kimolis* 只是一個形式。

畫面安插 *kimolis* 的夜晚 *mama* 們在訓練青年的過程，此段我安插了一段青年團長身不由己的過程，這裡也顯示 *mama* 中最有資格統領青年的青年團長結果也因為工作關係無法全程參與，畫面也用幾段笑料，如：「二十萬大軍」卻只有兩位青年，要晉階為 *ciopihay* 的青年也沒有到場，而青年沒有回鄉的情形直接影響了儀式的進行，而當年原要升級的青年則全部留級。

Anaw 耆老又說出重點，部落就是因為沒有青年，而部落為了配合青年回來的時間改變了原本的時間，從接近收割時到為了族人放假方便而改變舉辦時間，形容「根本就本末倒置，若遵照老人家的訓誡，但沒有青年有怎麼舉行 *kimolis* 呢？」。畫面則插入一群在外面烤火沒有進去涼亭的青年對比中年和老年人在搭好的涼亭內沒有青年來隱喻。

畫面又切換 *Poten* 耆老在控訴時代的改變：「你們現在，改變了，去花蓮買魚阿，很輕鬆」。這一段現場的對話則諷刺目前我們舉行儀式的過程真的只是「形式」，安插的畫面為 *kimolis*，畫面在織羅修姑巒溪的上空拍著正在捕魚的人而慢慢飛逝，來讓觀者慢慢吸收 *Anaw*、*Lahok*、*Poten* 中生代或者老的看見以及體會到的改變。

片中議題二：*adawang* 一火的討論（timecode:15:27-26:35）

畫面開始，一團火暗示了後面開展的問題，*Namoh* 頭目開頭直說 *adawang* 就是青年的地方，提出關鍵字：「烤火 在那邊聚會」；訪談畫面切換 *Anaw* 也補述過去的 *adawang* 說道：「守護部落的就是青年啊」。安插空景格數放慢，一群青年畫面緩慢地走路，隱喻部落當前最需要的就是青年注入部落事務。

畫面切換空景為織羅部落的農田，表示織羅依舊還是一個農村社會，來接續旅北中生輩 Nowi 的回憶訪談，來敘述在 *adawang* 過去的生活，並提到我的父親那一輩對待他們時的嚴格，從最基礎 *ilisin* 的領唱，相比當代拿起麥克風唱卡拉 ok 的情況完全不同。

影片腳步的特寫是一群在 *adawang* 練唱年祭古調的青年，背景聲的耆老斥責唱得不對，字幕解釋當下正處於 *ilisin* 的準備階段 *misalawang*，該儀式是由羽毛階級帶動歌聲喚起更多的部落男子到會所準備迎靈，同時也喚起一些靈進入，畫面安插一段同 Nowi 階級(Lakoko)時在 *ciopihay* 階段時的級長 Siuci Safolo 領唱，依此畫面來證明他們過去是真的受過訓練且是祭歌正確的唱法，畫面再度回到旅北中生輩族人 Lahok，他感嘆時下青年的歌聲不如以往，Anaw 也用當代的卡拉 ok 和過去的他們做比對，詳述了聽到青年的歌聲就是部落的時間，畫面切換 *adawang* 現場，當時為 *mama no kapah* 的 Odoy 提到部落的古語

「*miliyaw han to maan, papo'ot no niyaro*」意指：當我為什麼而唱，是因為我不能與部落切割，簡單來說，「我唱因為我和織羅共同存在」。我也在這裡隱喻以前能聽到青年的歌聲是代表青年用生命來守護部落，和現代在半夜唱卡拉 ok 的狀態和當時的青年完全不同，歌聲代表的是部落的秩序，和生命部落的連結。

畫面回到 *adawang* 的現場，當時的我身為 *ciopihay* 階級級長，哥哥命令要 *ciopihay* 繞行到整個部落，希望越大圈越好，當我提問「為什麼？」，哥哥說道：「我們年祭的時間不一樣...不像我們要跑到隔壁村」，而這裡也揭示當前的 *ilisin* 時間都已改變，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聯繫變少，對於當代的青年可能還無法想像報訊息 *patakos* 的精神與意涵，而當前的儀式則是對自己部落內的定時報訊，來提醒族人該休息以及該起床煮餐的儀式，畫面在經過哥哥吩咐過後四位青年繞行整個部落，背景音樂則是深夜的呼喚歌謠改編之曲調來映襯 *ciopihay* 青年在部落的樣態。

空景畫面為 *ciopihay* 準備好所有的物件，包括祭祀要用的檳榔樹葉、香蕉葉、豬頭、鹹豬肉、糯米等，在獻給祖靈的第一餐 *sakaranam* 時的儀式使用。畫面切換一位中生輩的 *mama* 在廣播青年集合，畫面則安插 *adawang* 場中第一個先到場的耆老，字幕標示為平常為老人關懷站的使用地，畫面不斷切換諸多

老人家的獎狀、照片來對比當前 *adawang* 的狀態。熔接後畫面切換 *mama no kapah* 的青年團長接過 *adawang* 受祝福後的酒，字幕提示當前「這麼多」的諧音是來自族語 *comod to* 代表祖靈進入了身體之中，而族人將一口一口的喝著這碗酒並傳送下去，畫面停留在我自己和準備接過酒的下一位族人，表情詼諧地暗示這碗米酒真的太多，頭目降福儀式開始，在經過頭目口中噴灑酒至香蕉葉和檳榔樹葉並且繞過每一位族人身上，一小段笑料在經過禿頭的族人身上時，青年道：「會長頭髮喔」，這橋段來讓前述過於儀式感的畫面獲得緩和。畫面切換至 *adawang* 二樓，畫面顯示族人將以過世的頭目透過 *sakaranam* 的祭品祭拜供奉在一起，是織羅部落獨特的祭拜方式，也顯現織羅部落獻祭品的過程，字幕提示二樓卻是無人在使用的場域荒廢著。畫面切換 *Anaw* 的訪談，開口即說：「變啦」；且提到：「過去 *adawang* 是青年聚集的地方，那地方會有哥哥們在，裡面也有青年之父，用故事建立我們的文化」；「過往的生活步調都是隨著 *adawang* 所進行著，有火的地方青年就會聚集起來，他們會在那裡討論，部落依此才能建立」，最後感嘆：「現在沒有了要去哪裡生火呢？」。這一段強調 *adawang* 的現況，也強調部落若要青年聚集，*adawang* 的「火」勢必要再升起，畫面切換到 *adawang* 無法起火的建築物，背景的訪談持續說著：「要去哪裡生火呢」，*Anaw* 持續說著：「老人家厚，年輕人坐在青年會所，都知道那是要保護部落的人」，畫面安插青年聚集得火堆，背景的訪談聲說：「現在沒有了 能怎麼辦？」。

片中議題三：*adawang* 二-土地變遷的爭議 (timecode: 26:35-29:58)

空景為鳥瞰鏡頭，來標示廟和 *adawang* 的相對位置，*Namoh* 頭目的聲音敘述 *adawang* 變遷的脈絡，表示在茅草屋之後的建置是政治人物協助並且從茅草屋改建為三層樓的現代建築，空景畫面為火烤魚的樣態，暗示過往有火的樣子，*Anaw* 敘述：「那邊有火可以烤、很多歷史可以聽，自從被他站去過後就沒人要去啦，地下樓是，做為圖書館嘛，那個年輕人沒有機會可以烤火...」，這一段所要解釋的是有關 *adawang* 變遷的支線，敘述當代原住民族面對土地變遷的遭遇，這一段有關土地的敘述和改變要從 *adawang* 的原址，也就是現在廟的這一邊開始說起，之後因故而遷址在附近相鄰的一塊土地上重新搭建，而

Anaw 所述的「地下樓」指的是現在 *adawang* 一樓的位置，青年沒有辦法在水泥地中烤火，Anaw 繼續詳盡地說道：「因為那是國有財產的地，廟要收回去，結果那個時候就爭，爭到還是蓋....只是說這是我們的，沒有去登記」。這段則敘述過去可以烤火的地方卻變成國家的地，因為當時的原住民不懂得土地私有的這件事情，而後族人極力在爭取下的一塊土地為時下 *adawang* 所建置三層樓的土地，但因土地必須登記，當時部落決議暫時先登記在當屆頭目的身上，Anaw 接著說：「一登記就更慘了」。這一段話說明了國家法律罔顧了原住民的生活與部落制度，這樣相違背的結果就是族人失去了更多的土地，當時登記在那位頭目的身上，後卻因頭目身亡，再經國家規定產財過戶到其兒女身上，此時卻造成當時的頭目兒女不願把土地歸還部落，所導致現在 *adawang* 使用的土地是違法的狀態，而後也衍伸為子女欲歸還土地但單筆土地沒有切割，地價稅欠繳國家又必須拿回去的慘況，不過影片沒有解釋過於私人的部分。

Anaw 則椰榆當代不用烤火，用電暖爐就好，Namoh 頭目繼續闡述目前 *adawang* 的狀態是「多功能活動中心」很難成為一個聚會所，此時畫面為織羅部落大塊土地的上空，來暗示織羅的土地，頭目希望我們再買一塊地，或希望政府單位如：縣議員等，我插話：「地本來就是我們的啊」，頭目：「我們可以向他要啊」，我：「要得回來嗎？」。畫面慢慢從部落升空，緩解了情緒，也留下了目前也無法解決的問題。

片中議題四：*adawang* 三-沒有青年駐守 (timecode: 29:59-34:58)

Namoh 頭目說著青年無法繼續像過去那樣留守在那，青年必須因應社會到外面工作，外面工作已經夠累了，自然也無法過去集會所，畫面安插準備年祭時 *misalawang* 的畫面，暗示目前青年只在年祭時聚集。Anaw 補述當前的 *adawang* 都已建造完，不能說重建就能重建。Namoh 頭目接著點出核心問題，以前就是倚靠年齡階級維持部落的凝聚力，所以必須重新審視年齡階級，畫面安插年祭時小朋友在牆邊奮力學唱著在會場正唱歌的青年，暗示著年齡階級的教育會從模仿開始；Namoh 頭目話鋒一轉，敘述現在連煮東西食給年祭時祖靈的第一餐都很難，不團結，畫面安插映照著當代青年的狀態。Lahok 敘述當代青年已失去了過去老人家所要傳承的精神，Nowei 接著說過去的老團長 Anaw

希望他回到部落整頓現在的青年，*Lahok* 敘述文化的定義，扼要的說就是過去祖先所運用生活智慧累積的資產。

Anaw 持續形容過去在 *adawang* 的生活，形容年齡階級如何服從，從烤火時哥哥階級和弟弟階級的派遣和勞動，話鋒一轉說現在的青年若要生火，可能隨便拿個東西就生火了來椰榆當代青年。空景畫面為 *mifolo* 時老人家在某戶人家祈福之畫面，暗示部落只剩下老人，*Namoh* 頭目延續先前的敘述，指出北部族人沒有回到部落銜續年齡階級，感到可惜。畫面安插我把 *adawang* 的燈關掉，顯露出陰暗的角落沒有一點生氣，只剩下冰冷的牆面，最後用字卡說明整段 *adawang* 的精要。

片中議題五：青年的敘述-為生活離開部落的族人（timecode:34:59-38:34）

空景畫面為陽光照透的青色樹葉，來暗示接下來訪問的對象皆是青年，第一位是當時為 *ciopihay* 的黃寬裕¹¹，族名為 *Komod*，敘述從小在部落的觀察，在敘述從他的角度看見的時代變遷，提到過往部落人口是多的，但因工作的關係造成部落人口外流，畫面安插長輩 *Lahok* 工作時的畫面互相對應著那些離開部落的族人，提到：「你說時代在變遷，部落也要進步啊，如果你說部落一直活在以前的時代，那口袋裡拿什麼出來買東西，假如你山上被白浪開墾了，你找不到那東西，你要死在山上喔」。這一段主要影射當前如果文化沒有跟著時代演進，族人無法繼續維持生活，*Komod* 這裏所指涉的「東西」我們可以看作時空上的文化模式及產物。

他接著說「所以部落裡面也會跟著時代去進步，這種狀況導致了我們文化的遺失，沒有保留住」。這段話來對應織羅部落在不同世代對於當前部落人口流失的想法，以及時代變遷的速度造成族人不及應對，畫面安插年祭時他自己手拿旗幟以及長輩的讚揚，這裡也影射當前較能看見傳承文化的時機點只在年祭時。第二位出現的青年是當時 *ciopihay* 的 *Mayaw*，繼續敘述當前織羅部落的現況，只剩下老人與小孩，青年移居縣市工作，畫面安插幾段孩童還有老人的背影，以及背著 *alofo*¹² 穿尿布的女孩，來顯示織羅部落的現況。*Mayaw* 提到族

¹¹ 現在為 *cipo'otay* 階級

¹² *alofo* 指情人袋

人為求生活而離開了部落，最後能夠得到什麼；Komod 接著說當時的父母為了賺錢，而移居北部，最後也因此而定居無法回鄉，若孩子回鄉參與祭典，也僅是那些外觀跟身體賀爾蒙的吸引，畫面安插北部豐年祭的聯歡大會，對比織羅部落在舉行祭典的畫面，以及政治人物的賞金條，暗示北部的族人已失去祭典本身的意涵。

片中議題六：青年的敘述-祭典、身份與位置（timecode:38:35-45:19）

第三位在青年段落出場的是 *ciparoday* 階級的 Namoh 曾自強，他強調祭典本身神聖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年齡階級的次序，以及部落的規矩，說道：「當老闆了不起喔，老闆也是人啊，你進來就是我的兵...」。後續也強調身為部落一員參與祭典的重要性，「木頭」來椰榆走進會場裝模作樣的青年，畫面則出現在欄杆旁打赤膊的青年來做對照。轉場後 Mayaw 繼續訴說「青年」的這件事，提到青年在部落中處於漸漸減少的狀況，部落青年意識到危機後，反而凝聚起來，畫面為 2017 年中舉辦「阿拉旺青年部落教室」，部落青年組織的現況，在課堂中對外分享在部落學習到的知識，強調與土地、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讓土地長出來的知識能夠被實踐，並且重新看待在部落的價值，希望能從「阿拉旺青年部落教室」的活動中，形成當代的教育模式，安插的畫面在夜晚直至清晨時用火的畫面則在對呼應 Anaw 對於青年聚集的原始動能，一方面也代表著延續這樣的精神；Mayaw 也提醒在部落的身份及位置，有哪些是有禁忌的，有哪些又是青年應當遵守的。

畫面切換為 Komod 的訪談，並對照織羅部落青年過去被訓練的情景作為映照，從 2009 年的資料畫面得知過去河祭的訓練，畫面切換為 Mayaw，從自己的生命經驗提到如何成為織羅部落的青年，自己如何從旅北族人會到部落的過程，強調部落不會有人直接告知你如何做，必須身體力行，每一個階段去體會、感受以及理解，並且從群體中去對照自己的位置，畫面則用青年 *malikoda* 時牽手¹³的影片，象徵青年已找到自己的「位置」。Komod 延續年齡階級的議題，揭示著維持年齡階級的不易，也暗示年齡階級的狀況岌岌可危，身為「部

¹³ 織羅部落族人在圍圈跳舞時，會有年齡階級哥哥、與弟弟的排序，以及同階級在該階級的身份及地位，來決定跳舞時的位置。

落族人」是否能夠意識到能夠支撐部落的就是年齡階級，參與祭典本該就是責任，別讓「織羅」只是掛名，畫面的部分則用 paketel 迎靈時的畫面，空拍緩緩從年祭會場離開。

片尾：青年的敘述-回到部落 (timecode:45:20-52:54)

Namoh 曾自強，提及自己回到部落的原因，當我說哥哥為什麼要請假，Namoh 曾自強則回我：「我幹嘛請假」。其實這裡也暗示了 Namoh 自己在年齡階級的身份責任，沒有請假的這回事，畫面切換 Komod，同樣提到回到部落議題，提到回到部落照護老人家的責任，也提及因父母在外工作而隔代教養的現況，暗示青年更應該回到部落看看自己的爺爺奶奶，畫面放面則用爺爺抱著孫女的畫面，畫面切換 ilisin 時深夜呼喚的儀式，歌詞裡充滿者對長輩的尊敬與感恩，而畫面也介紹深夜呼喚的過程¹⁴，而隔一天的情人之夜再到送靈的畫面，這一段落的增幅則是因本片大多需要拍攝年齡階級的活動，所以必須也探討年齡階級在祭典的過程，如果在看影片時若真的召喚祖靈時，那在接近看完本片後也能不觸禁忌的完成送靈儀式，因而希望影片有完整的過程，進而也看見當前織羅年齡階級的狀態和紀錄。

切換到 Mayaw 的訪談提及復振文化的過程，在情感和生活中都備受考驗，此外也映照了堅持走在這傳承文化道路上的人們，辛苦不易的過程，Namoh 曾自強也提醒部落青年的責任，說道：「部落的事情，本來就是年輕人要關心啊，難道要給老人家嗎」。字卡對照過去接任級長的年份，從羽毛階級長到爐主階級長的經歷，影片的最後 Mayaw、Komod 此起彼落的接話，青年呼應的心情，藉由當時羽毛階級身份的他們說出自己對部落的期盼和責任，畫面切換為部落青年拿著旗幟，按照自己的年齡階級行軍的影片，似乎一步一步地邁向觀影的人們，呼應了前述所提到的「責任」，以及部落前進的指標，影片的最後青年族人行軍祝福到了一位奶奶的家，奶奶用族語說了「我在這裡有話要對你們說...你們全部是守護部落的人，你們要搭起整個部落，要做得很好，孩子們我在這裡，我是你們的阿嬤」。這一片段在情感上的處理，希望能夠直接讓觀

¹⁴ 附件有祭典該儀式的詳述過程。

者聯想自己在家鄉的阿嬤，激發出觀者念鄉的同感，讓在家裡等著我們的阿嬤，看著我們回到部落，等我們守護家園。最後在深夜的呼喚片段，mayaw 抱著部落奶奶，回應了我們回來了。

謝幕：（timecode: 52:55-56:18）



第五章、《織羅之羽-ciopihay》修幅放映探討

紀錄片《織羅之羽》前後共有六個版本，且有三次重大修幅¹⁵，才於 2019 年有幸入選第十屆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電影，其主題為「看見主權」。從觀眾的反應和自己在織羅部落成長的歷程裡獲得了不同的「看見」中的啟發筆者三次的修改，我也從「看見」和改變的修幅中記錄了《織羅之羽》這部影片的修片歷程筆者在拍攝這部紀錄片時，對於筆者來說最困難的就是身為拍攝者和部落之間的關係，如同林文玲在《米酒加鹽巴：「原民住民影片」的再現政治》（2001）中對於〈距離的縫合〉篇章中的提到：

人類學的拍攝角度會因為它的（民族誌影片）文類而受到限制，那個文類本身其實會烙印一種距離，那個距離就是人類學民族誌文類與觀點與在地社群之間的一種距離，事實上，一定要有那個距離才會投射出來一種閱讀的位置，這個位置其實就是民族誌影片工作者所想像的所謂外人觀影者的位置（2001:215-216）

拍攝本部紀錄片的當下，筆者處在的位置正好在部落人認為「成為人」的路上，尤其在 *kimolis* 的試煉中和拍攝中最为強烈，以及拍攝後經後製的放映，族人是否能夠經過筆者的「再現」後，接受這種時空的重量，以及不同世代看待傳統的「落差」。

第一節 時間軸上與自己部落的看見

第一次的「看見」始於迫切想讓織羅部落族人從時間軸上不同的變化看見了時代下的傷痕，這也是我當時拍攝的初衷。從老人家說的「變」到其他中生代和我們這代青年所敘述不同的「變」，來去省思我們族人在不同殖民的世代下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如何看待社會轉變的過程？藉此希望部落族人能夠跳脫年齡階級逐漸分崩離析與世代在語言及生活上隔閡的藩籬，所以在影像

¹⁵ 三次重大修幅分別為 2018 年 2 月織羅首映、2018 年 4 月台東場首映、2018 年 5 月暨南大學場

上我加重了許多情緒音樂，以及更精要的對話，在剪輯中試圖讓整部影片有更多直接的對話，只是沒想到，影像透過大螢幕中三代之間的對話，和文字上的轉釋，年初三夜晚，就掀起了波瀾且具有意義的插曲。

這端插曲的起因是織羅部落首映場上某位 *mama no kapah* 階級之族人起了激烈的反應，甚至不惜拿著塑交椅朝投影幕上丟擲、謾罵，令在場的族人一片詫異。經發現才確認族人有極重的酒意，誤解片中所要表達的含義，甚至差點造成青年族人群起對抗部落執政當者，最後那位前輩向現場的族人和受波及的當事者（我們製作團隊）道歉。

然而對於這整件事情的反思，我先是審視自己在處理影像的過程中是否違背了紀錄論理，所幸，該族人前輩坦承他的誤解之處並向我說道：「晚上是 *kaka* 我喝太多了，真的，沒有看完你的影片……」，其他青年族人也向這位 *kaka* 解釋後面影片所要闡述的過程，才使得這場風波得以平息。

在我看來族人因酒精和背景音樂的催化之下，對於影像所闡述世代的「變」感到無法認同，也無法認同老一代對於年輕世代的指責。但我在影片後段敘述的很清楚，所有在影片中出現的各種看法並非要指摘是誰的錯；我只是想透過影片來呈現和描述我們不知不覺順應了世代的生活（規則），但這樣對長輩而言卻是一種具有強烈感受的「變」的情況。

但在這樣的反應和影像再經由當事者也在現場的魔力就像是面對鏡子般的那麼直接、那麼真實，差別只是那不同的時空看見不同的自己，直接的催化了族人內心的掙扎。看見不同立場正為同一件事情爭論，族人對於年齡階級以及成為「人」的想像和定義立即有了鮮明的樣子，而部落在影像中的時間軸就像醫生的診斷書，如果部落是一個健康的人，那該是什麼樣子？指明了哪些地方變了，又有哪些地方看起來像是錯了，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場改革性的放映，讓族人看見了部落也看見了我們在部落的位置。

經過此次放映後的反應與省思，透過部落族人的回饋及肯定後，決定大幅度新增一些片段，尤其是因工作無法回到部落進行四年一次的 *kimolis*，身兼部落重要職位¹⁶卻無法全程參與的 *mama*，筆者在此之中深刻的經歷，用影像勾勒

¹⁶ 在紀錄片《織羅之羽》11:29 處，青年之父團長因工作而無法全程參與之內容。

失落感和部落族人自娛的過程，除了呈現族人的無奈外，更可以呈現祭典及生活在大社會環境的改變；另外，我也思考如何同時在 *ilisin* 的過程中嘗試將儀式的精髓敘述的更加完整¹⁷，祭典儀式中能更顯露阿美族年齡組織的次序。

第二節 當部落與部落之間的看見

在 2018 年 4 月 11，於台東大學的場次中，是我在《織羅之羽》一片中修幅次多的一場，因為透過此次的播映中與不同部落間的青年有所對話，現場超過五個部落的族人朋友，也湧入將近兩百人的聚會，其力道與影響也深深的為《織羅之羽》紀錄片的修幅中寫下更深一層的篇章。

這次的放映和不同以往的是，能夠帶著織羅部落的族人分享在部落的故事，同時也是一次讓部落族人看見我們以外的世界，從我、我們部落、別人部落之間討論「青年」聚集的這件事情，在前述提到紀錄片能在時間軸上反省的特性外，與前次修幅中最大的改變是：加強了「河祭」¹⁸中成為人的細節；以及闡述在時代下的那種不得已的情境。除此之外，我也獲得部落族人的首肯，允許我加強了部落族人在大環境中的控訴；也嘗試增加青年能以聚集的「火」，並且於畫面中不斷的提示觀者，其火能讓人聚集的可能性和討論。

映後座談回到大家都很關切的議題，如何聚集青年、找回青年，如何讓更多的青年也回到部落的這件事情，我於當時的現場，聽到了更多各個部落族人的疑問，對於導演我來說，我們部落的例子可能不是最好的答案，但我們部落耆老嘗已經在影像中提出「火」能讓人聚集的原始動能和線索，對比在現場與各個部落朋友間的對答，我更加確定增加火的畫面和符號能夠提昇《織羅之羽》的完整性，在傳統和現代建築的思考中加入了更多的討論，對於原住民族中傳統續留的精神和意義。

¹⁷ 分別在紀錄片《織羅之羽》20:56、24:14、24:58 處增加祭典儀式的影像及補充說明。

¹⁸ 在紀錄片《織羅之羽》42:14 處，寬裕形容過去在河祭被訓練的模式。

第三節 當我們成為什麼「人」的看見

2018 年 5 月 22，暨南大學第十屆拾穗紀錄片放映活動，我在這一場中和另外一部導演伊旦·巴瓦瓦隆的紀錄片《相遇在那端森林》（伊旦 2016）同時在暨南大學的活動中接續放映，伊旦的作品正好是 2017 年民族誌影展主題為「超越人類」，片中有非常多關於靈的討論，尤其在映後座談上，學員對於信仰的討論非常踴躍，讓我為之驚訝的是關於伊旦在紀錄片內容外對於靈的解釋。伊旦：「排灣族老奶奶是個有信仰的基督徒，但她還是和她祖先一樣的方式去感謝周圍的萬物，當有人問及老奶奶這樣的行為是否違反教義？老奶奶卻很有智慧地回答『上帝知道我是排灣族』」。

老奶奶的表現讓我思考，到底上帝在先還是我們的祖靈在先？如果一切都是上帝的指示，那麼我們沒有認識祂時，我們對萬物的感謝和祭拜的方式就是如此，除非上帝否決這位老奶奶和他祖先的「存在」，這就是讓這位老太太成為「排灣」人的過程，誰也不能否定，讓我不斷思索，各族群間成為人的過程，以及精神和意義上的表現為何，我所拍攝的《織羅之羽》其實也在討論當代有關於成為什麼「人」的這件事情，這樣的討論是否加入我的影片？我從《不得不上路》（楊鈞凱 2017）這部影片得到了一些相關的線索，關於阿美族恪守戒律的巫師對其周遭和萬物的感恩和敬畏，在成為「巫」或者在成為「人」的途徑上，我們是否遵從過往的指示，亦或者我們走上這條路上願意放棄的東西是什麼，我們才能得到這樣的經歷。這樣的想法讓我在影片中加入部落小馬耀剛進入織羅部落的經歷¹⁹的這個片段，藉由這段故事討論和描述青年回鄉的思路的轉折。

加入小馬耀這小一段，主要是希望回鄉的青年並不只是擁有血緣就能進入部落和我們年齡階級的團體，而是我們需要多少的「經歷」才有這樣的「資格」成為我們「人」的路上所要知道的事情。

一、 拍攝差異分析

此處主要說明在拍攝期原先素材歸納後所整理之方向，因剪輯與增加素材後有更好的表現而改編原先設定。

¹⁹ 在紀錄片《織羅之羽》41:25 處，剛回到部落的族人，討論其禁忌為何。

編號	查核點	預定完成日期	與原劇本出入之處	改善作法
1	序－（織羅部落）	106.5	1.日據時期之背景	原背景包含日據時期，為考量影片整體內容，已刪。
2	開展－（地點：織羅部落梯田、耆老家中）	106.8	1.梯田工作	因探討到更多文化層面的議題，必須把 Adawan 青年聚會所的情況在影片中分析，並且，把-火，從時代在進步的現況點出社會問題。
3	城市－（地點：工地、受訪者家裡）	106.11	1.工地	因工地有族人未戴安全帽，考量之下將劇情移出，換置豐年祭在北部地區祭典
4	傳承－（地點：秀姑巒溪河床）	106.11	無	無
5	羽冠－（地點：織羅 ilisin 會場）	106.11	無	無

表三：差異分析表

二、 放映後影片增幅內容

本表為本片放映後最終所定調前的主要修幅，在觸及不同意見後，筆者希望增加這些內容，來讓觀影者更加進入《織羅之羽》的情境與事件。

青年之父團長因工作而無法全程參與之內容	儀式增加的影像：深夜的呼喚 歌詞	儀式增加的影像：迎靈祝福
(timecode) 11:29	(timecode) 20:56	(timecode) 24:58
		
儀式增加的影像:祭告祖靈	在河祭被訓練的模式	討論基本的禁忌
(timecode) 24:58	(timecode) 42:14	(timecode) 41:25
		

表四：影片修改處

第六章、結論

筆者在拍攝織羅之羽毛所使用高畫質之影像、聲音，透過影像的保存讓部落古調吟唱的模式記錄下來，也把即將消失的 *kimolis* 祭儀和阿美族眾耆老們的邏輯思考方式，藉由口述、相片等相關歷史完整收錄在影像之中，能做為日後阿美族織羅部落文化有關的一切復振之材料，並喚起族人對於部落傳統祭儀的重視。本片藉由在羽冠上不同的時空，了解到時代下的傷痕，透過影片能夠不同於阿美族的觀者也能清楚的知道部落族人改變的進程，對於社會的在傳統文化的關懷能夠更加深入，進而宣揚成為「*tamadaw*」人、「*pangcah*」阿美族的精神。

織羅部落羽冠的例子觸發在相似背景和脈絡的部落，了解到阿美族人當今社會面對的困難，而我們對於「傳統」的凝視是否一成不變？在日與俱進的年代中讓人們思考要如何保存傳統文化的價值，能藉這樣的例子延續各個部落的傳統文化。

參考書目

Graeber, David

2013 《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羅裕興、林曉欽譯 商周。頁 21-195。

Polanyi, Karl

1944《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黃樹民譯 遠流。頁 110-228。

王慰慈

2003《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廣播與電視·第二十期 民 92 年 1 月 頁 1-33。

林文玲

2001《米酒加鹽巴：“原住民族影片”的再現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3) 頁 215-216。

2005《翻轉漢人姓名及意像：「請問『蕃』名」系列影片與原住民影像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五十八期 頁 88。

胡台麗

2012《台灣原住民族誌》

<https://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10&id=667>。

葉淑綾

2009〈重思美族的年齡組織〉，《東台灣研究》13：3-28。

2014〈變遷中的存續—當代烏石鼻阿美族人的社群生活〉，《南島研究學報》5(1):5。

蔡政良

2005〈戲謔與名聲：都蘭阿美族年齡組織的延續與變遷〉。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暑期田野實習報告 2002~2003：277-306。

閻雲翔

2000 《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第一版，頁 10-20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影片部分：

林光亮

2018《織羅之羽》56min。

伊旦巴瓦瓦隆

2016《相遇那一段森林》48min。

楊鈞凱

2017《不得不上路》71min。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附錄一

織羅之羽歌謠、祭典紀錄調查

織羅部落於每年的 ilisin 都必將盛大舉行，祈求祖先庇佑來年的農作物能夠豐收、事業和家庭也能平安，但在社會的變遷中，祭典的時間也受到不同的形式而變化，不論是殖民者在「教育」上的痕跡，或是經濟結構的改變，以至於語言和歌謠的傳承遇見斷層，價值觀受到扭曲，又或者青年人口外流，族人們還是非常努力地在當代保存我們-織羅，從古至今到未來，不能忘記先祖們曾在這片土地上對孩子們說過的訓誡。

—「Miliyaw hantomaan ko po'ot no niyaro'」。

當我歌聲起來為的是什麼

是因為我依然與部落存在著、牽繫著

不能分割。（織羅深夜呼喚 歌詞）



而這樣持守著傳統的 *ilisin*，正是敘述織羅部落族人對於世界的觀念、禁忌、傳說、訓練，強調族人身體力行的重要意涵，展現 *ilisin*-在禁忌之中的恪守，緬懷主先的經歷，體現歡樂與悲傷的情緒交錯。

一、 *miaral*-切割(前一兩個禮拜)

會在 *ilisin* 祭典前一兩個禮拜實施，主要對象是該年某階級中的某些成員，於該年不幸去世了，必須到秀姑巒溪河邊將兄弟過世的靈魂放逐，並且希望不要追隨，以免祭典不順。

儀式的過程皆由 *adawang* 出發和歸程，準備的東西有鹹豬肉、米酒、水、糯米飯以及河邊的刺竹。

儀式開始時會拿出鹹豬肉、米酒、水、糯米等來慰勞往生者在世時的種種，就像是兄弟朋友還在身邊的對話，一段時間後會突然離開，並且一邊跑一邊吐口水並且說著不好的字眼，不能回頭直到跨越刺竹，歸程時不能走來時的路，要刻意繞路，確保不再跟隨。

回到 *adawang* 後要請示長老並且更換階級名(以 *La*-開頭的名字)。



二、 *patakos*-勇士報訊

時間約在 *ilisin* 的一兩個禮拜以前，長老向族人意佈今年年祭活動，而 *ciopihay*(羽冠勇士)擔任傳達訊息給鄰近的部落來完成任務。

三、 *kimolis/komolis*-河祭、捕魚祭(四年一次)

舉行(*komolis*)捕魚祭在舉行年祭之前，時間約農曆六-七月份之間，為何在 *ilisin* 之前在長老說:在 *ilisin* 之前，若無舉行 *komolis*，諸位神(山神、海神、河神、樹神、石神等)會將族人行種的五穀雜糧吃光，到時豐收時，無糧可吃，甚至得瘟疫，所以族人在每年豐收前務必盛大舉行，二來可讓各年齡階級傳授捕魚技術、訓練各個階級團結。

<目前織羅部落三~四年才舉行一次，且合併 *Pasafa* 為一成年禮>

活動程序如下:

- (1) 捕魚祭最適當時機於七月正月十五，夜晚整月的時候因正月光明亮，魚群會像光聚集，易於捕捉
- (2) 在尚未捕魚之前，長老著急各階級到聚會所(*adawang*)來分配工作並叮嚀禁忌。
- (3) 在下水之前舉行捕魚祭儀式、祭品(長豆、檳榔、糯米、酒)經長老儀式後即可捕魚

第一次捕的魚不可以吃，要奉送給長輩吃

第二次補的魚各階級吃，在當地吃便訓練各個階級團結。

-----採訪自黃金隆



四、*Pasafa*-進階禮(四年一次)

在族人約滿 16 歲男性，預備成人的階段-*Pakarongay*，族人在 *ilisin* 中舉行 *Pasafa* 成年禮儀式，通過後即可成為族人的勇士，而任務是保衛家園及族人的安全。

儀式：(1)經過凱旋門、(2)受年長階級打屁股、(3)受成人獻酒

織羅部落年齡階級結構如下：

- (1) 年滿十六歲男性即可加入 *Pakarongay*(中介，預備成人的階段)
- (2) 三年次為一階級(備註:兄弟有同階級另一名降級)
- (3) 滿三年活動升級一級-----現為四年
- (4) 階級升到 *ciparoday* 爐主後，長老才會給正式階級名稱，之前是訓練(看階級表現才可升級)
- (5) 團長職務及任命由長老、頭目、到遴選這階級最優秀更責任的才能擔任團長，任期於頭目一樣。

-----改自黃金隆



五、*sakaranam(ilisin* 的第一天)

經過 *ciopihay* 報訊後的早晨，每一家的客廳檯中都會預備糯米飯以及三個杯子(兩杯到酒一杯倒水)，向家中的祖先祭拜。

而在 *adawang* 中，迎靈第一天為祖靈預備的祭品(有米酒、豬頭、豬耳、豬肝、豬心、鹹豬肉、糯米飯、水、香蕉葉、檳榔葉)，在各階級點完名，統整一年的經過後，由耆老帶領頭目開始祭祀，並向過去的祖靈們告知 *ilisin* 從此刻開始，

一碗大碗的酒從最老到最小階級傳著喝，香蕉葉與檳榔葉會經過每一個人的頭上，是祈福也是宣告族人的身體正式進入祭祀還有禁忌之中。



六、*mifolo* 除穢祈福(*ilisin* 的第一天)

所有青年會從 *adawang* 出發，到該年比較不幸或需要祝福的家庭(喪家不包含在內)，所有青年男子會在該家庭外圍圈唱祭歌、跳祭舞；耆老則是進入家內圍圈坐在客廳的地板上，該家庭必須準備酒水迎接，有的也會放炮歡迎。



七、*paketel* 祭神祭(*ilisin* 的第一天)

所有部落男子在舞圈跳舞，*kalas* 等級的耆老會坐在舞圈中，所有人都等待 *ciparoday* 爐主階級，穿著象徵祖靈、祖先的服飾進來舞圈中，而舞圈中不得有女性，除爐主階級長之妻(因頭頂著象徵祖靈的酒，將酒送入後才離開)。

而儀式開始時，爐主階級長會同耆老以及頭目在舞圈中獎賞每一階級優秀之青年，而該青年若被挑選中則是至高的榮譽，當下必須吶喊自己父親的名，同階或較長者會拍及背部當作鼓勵和讚賞，實為家門之耀，但必須飲完賜予的酒。



八、*palafan* 迎賓(*ilisin* 的第二天)

主要是為歡迎 *Patakos* 時鄰近的部落或受邀的部落參與，會舉行分肉的動作，以階級分或以鄰里分。女子當天也會加入祭祀的舞圈，另外在 *ciopihay* 的秩序引領下，慕道而來的遊客可依部落規範進入舞圈共舞祭祀，共享午宴。

九、*mikiepah* 深夜的呼喚/討酒(*ilisin* 的第一~二天)

同 *mifolo* 的用意，不同的是時間在第一、二天的晚上直到天明。部落族人會依照自己階級或兄弟親戚或姊妹等結伴出行，會唱某些固定的旋律，依照家庭的狀況唱出不同的歌詞，要唱到深得人心才會開燈應門，在家中客廳圍圈跳舞。

據長者口述，有些是喪夫獨自扶養家庭的婦人，或是年邁病痛的老人，在聽到與自己心境類似時出門迎接多半還會流淚，但特別的是早期還在農業社會的時代，男女相識不易，許多男子因女性開始加入祭祀的舞圈後，開始互相注目、欣賞，想藉此機會多加認識，彼此互許隔日的 *pakayat* 時在眾人以及父母的見證下牽手共舞。



十、*pakayat* 我愛紅娘(*ilisin* 的第三天)

顧名思義就是部落的青年男女配對牽手，在這一天部落才會允許男女牽手，而另外一層代表的意義就是戀情浮出檯面在眾人之下一起見證，過程中會

由 *ciporoday* 階級拿著竹竿挑選女子迎接到男子區塊，彼此中意之下即可拉走且反向跳舞面對眾人。

有時 *ciporoday* 會故意挑選奶奶、老婦人等為活動帶來另一波高潮；而青年男子也有因為中意之人被強走憤而不平等等的類似情況發生。

十一、*pakelang(ilisin 的最後一天)*

在送靈之後的隔天早晨，青年會去鄰近的秀姑巒溪捕魚，而捕魚的過程就是沖洗身體。據耆老口述，那些在送靈時還尚未離去的，要藉由這樣的動作，當作是末班車送走最後一批的靈，而抓到的魚則會依照各個階層來分食，最主要是祭典最後的儀式代表著完成或放下了自身處於在禁忌之中的狀態，迎接日常生活。



附錄二

紀錄片計畫執行事件與成果

1. *kimolis*—成年禮在河床訓練的活動：

紀錄當代青年與過去的落差，在年齡階級中審視每四年一次的 *kimolis*，了解留級²⁰的原因，並訪談 *kimolis* 歷練的經過。

2. *ilisin*—年祭-傳統文化與年齡階級的再現：

青年因為不會母語，以至於祭典活動中 *mikipah*²¹（深夜的呼喚）歌謠和儀式斷層，原本屬於各階級的傳統活動在青年的階層中消失，在經過影像的紀錄和傳唱有了復振的契機。

3. 異化的經濟行為：

拍攝製作傳統羽冠的過程，瞭解金錢和交易模式的改變，深度訪談旅北的族人對於工作的認知，蓋了超過一百間房子沒有一間是自己的²²，讓族人意識到自身在資本主義底下生活的態樣。

4. 部落過去的生活：

從 *matoa'say* 訪談理解過去年齡階層在部落的活動，記錄過去 *adawang* 的運作模式，以及了解部落族人生活的核心與年齡階層在保護部落的過程。

5. 被涵化和壓迫的原住民：

藉由拍攝當代青年族人於北部的經濟活動，理解生活周遭的群體和社會狀態，透過影像發現族人週而復始無法立即改變的經濟結構及行為，控訴社會的漠視和殖民者的不承認。

一、 拍攝期事件盤點

從紀錄片的採訪探詢到北部族人的聚合到旅北過去的青年於現在第三第四代的落地深根，敘述了族人的念鄉情懷，點出了凝聚族人在異鄉的脈動。

²⁰ 當 *kimolis* 舉行時，會考和青年的在河邊的表現，也會視漁獲量的多寡決定該年齡層是否具備升級條件。

²¹ 「深夜的呼喚」是織羅部落於午夜後的傳統儀式，該儀式會到不同的家中用歌謠進行祝福。

²² 此篇幅沒有在織羅織羽的影片中，而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存檔紀錄。

- 1.新茂工廠-新貌部落，織羅歌謠的傳唱
- 2.木工工班與部落青年(過去與現在)
- 3.番仔寮(現今的樟樹灣)族人的聚成，談汐止大淹水-1987 年琳恩颱風情景²³。
- 4.misatamdaw-成為人的條件。
- 5.kimolis(河祭)的訓練-詳實紀錄在年祭以前的訓練與耆老口述²⁴
- 6.pasafa(晉級禮)-已經消失的儀式²⁵
- 7.ciopihay(羽冠階級)的勇士誕生-維護部落的想像²⁶

阿拉旺-部落青年教室

各部落青年串起-秀姑巒阿美青年聯盟的誕生

部落青年迴游返鄉服務²⁷

傳統 *ilisin* 年紀之祭祀的完整紀錄。

二、 宣傳放映

後製期：

- 1.完成影像逐字稿及翻譯之紀錄。
- 2.宣傳片的主視覺與動畫定調。
- 3.由傳統歌謠在譜寫の後製音樂。

宣傳放映期：

- 1.本年 2 月初期完成織羅之羽預告片，首映前於導演 Facebook 影片中多達 700 次按讚，1.4 萬次觀看，160 次分享。
- 2.本年 2 月 18 日，成功於織羅部落完成首映，當天人次多達 150 位族人參與
- 3.本年 4 月 7 日，於成功鎮比西里岸部落放映，並有 4 個部落青年參與。
- 4.4 月 5 日原住民電視台節目-東海岸之聲 226 集-「Ceroh 織羅部落年齡階級世代變遷」完成《織羅之羽》紀錄片的宣傳，並在 4 月 11 於台東大學台東場的首映，將近 8 個部落青年共襄盛舉。

²³ 本段影片因整體需求，沒有加入織羅之羽的影像中。

²⁴ 於《織羅之羽》05:39 開始

²⁵ 只有口述，沒有採內進入電影之中，詳見附錄一

²⁶ 於《織羅之羽》50:46 處

²⁷ 於《織羅之羽》39:42 處

5.後續接連在食冊書店、馬立雲部落、台東大學原資中心...等等地方放映。

時間	地點 or 場次	播放規模	版本	分鐘數	對象	人數	導演出席
2018.02.18	織羅部落廣場	電影式投影	一版	40mm	織羅部落族人	約 150	是
2018.04.06	馬立雲部落	教室投影布幕	二版	46mm	馬立雲部落青年	15	是
2018.04.07	比西里岸部落	教室投影布幕	二版	46mm	比西里岸部落	40	是
2018.04.11	台東大學	電影式投影	三版	50mm	台東大學學生及 周邊部落族人	200	是
2018.05.16	台東食冊書店	教室投影布幕	三版	50mm	市區民眾	25	是
2018.05..22	暨南大學	電影式投影	四版	53mm	第十屆原住民周 拾穗活動	50	是
2018.11.03	台北當代藝術館	教室投影布幕	五版	56mm	pulima 藝術節公 開播映	30	是
2018.11.10	台東史前博物館	電影式投影	五版	56mm	-	30	是
2018.11.17	台東史前博物館	電影式投影	五版	56mm	-	30	是
2019.04.24	紐約台灣會館	電影式投影	五版	56mm	紐約華人	50	是
2019.09.23	2019 民族誌 影展	電影式布幕	六版	60mm	-	200	是
2019.12.16	政大原民周	教室投影布幕	五版	56mm	政大學生	40	是

三、 拍攝計畫各項工作檢核

- 1.已完成織羅部落祭儀、歌謠的高畫質影音之紀錄與考究，並參照部落耆老口述對證後呈現於影片之期中樣帶。
- 2.影片訪談之摘要依照計畫完成。
- 3.紀錄片觀點之目標已完成。
- 4.工作相目查核點整理如下

編號	查核點	完成月份	是否達成
1	初期部落訪談-拍攝與田調	2017.5	是
2	二次訪談，歷史資料建立。	2017.8	是
3	都市訪談之資料蒐集	2017.10	是
4	祭典籌備與拍攝	2017.10	是
5	補攝畫面	2017.11	是
6	影片翻譯	2018.01	是
7	剪輯後製	2018.01	是
8	影像宣傳	2018.03	是

四、 重要檢討及後續工作

- 1.由於時間軸線跨越過大，影片之呈現所涉及範圍過廣，在現定的時間中無法在 60 分鐘說完，因此將背景調整在民國 38 年後新政府對於織羅的影響。
- 2.目前總計畫全部項目均已完成，並且發現有許多在值得深入探討的事件。觀者反映本片居多為男性及其年齡階級的部分，希望後續能持續關注部落女性的議題與角度，才能體現本片在 *misatamdaw* 人的概念的完整度。
- 3.本片的傳統祭典儀式與歌謠，在形式與意涵中與鄰近部落或秀姑巒溪周邊族人非常相似，議題與事件中有巨大迴響。在觀者反應下，希望有更多的場次來放映，但考量經費有限的情況，無奈只能挑出幾個部落，希望在後續的計劃能更著重在相似文化的部落提供更多的放映與支持。